

集部

荆川集卷九

明 唐順之 撰

說

晉齋說

聖人作易以陰陽別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夫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乎障塞而極乎高明此非强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以次大

壯也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雷蟄於深冬寂然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日麗乎天而含於地見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韜斂而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畜其力而用其壯者也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有所不為而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為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於進也幾矣華子師魯以晉名其齋蓋有志於進也華子好學而謙其所畜不以暴於人人亦不能窺也可謂近於深沉者未知其果決何如耳

雖然未有畜而不能發者也余故兼大壯晉之義而為之說

師魯以晉名其齋也先君子水西先生實命之而余為之說也亦水西實為之請後余文成而水西已不及見矣不知其有當于水西所以命師魯之意否也水西績學練故而用不究乎其才年不副乎其志式穀以似其在後之人乎顧余文何能為師魯勗之而已

鄭氏三子字說

崑山鄭士魯名其三子應龍應麟應鸞而問字於余天文左為蒼龍禮家以天地温和之氣在左故坐主於左又曰君子尚左龍淵潛而天騰陰則蟄而陽則升是純於温和之氣者也故位於左為之字龍曰左卿麟有趾而以不踐草與蟲之生者為仁其在人也伐一木殺一獸不以其時則亦為不仁觀於此義而一體萬物之心可以油然生矣為之字麟曰趾卿鸞鳥之聲和故樂家象之以協於律呂君子載之在輿而聽焉以消其非僻

躁戾之心是和氣之應也為之字鸞曰聲卿夫君子之學以求仁也仁渾然者也左者仁之嚮也趾者仁之履也聲者仁之感也所謂各指其所之也士魯嘗學魏莊渠先生而以是名其三子葢望之以求仁之學也

僧承基字說

虎丘聽泉老僧以其徒承基請字於予予為之字之曰有住佛氏言無所住而生其心而予以有住字承基者無乃與經旨相悖乎葢不空者真空也無住者真住也

是法非相則謂之無住可也是法即相則謂之有住亦可也儒者之說旣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矣是無住也而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是有住也知止而后有定基也其務先明所住哉

續猫相乳說

猫相乳古未之有也自唐以來至今僅兩見耳然在馬北平家特以異母而乳無母之子猶曰憐其無所於乳也而乳之云耳而在博士吳君家特以二母交相為乳

焉是尤可異也夫此二者其為和氣之致信矣余竊以為唐德宗崎嶇兵戈間内輯外捍合睽為同用武功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特見于武臣之家矧今天子歛福錫極匝洽胎卵以文德致天下之和故其為瑞也亦特見于儒臣之家然則謂其為天下之瑞焉可也昌黎以為一家之瑞狹矣雖然和氣之寓乎宇宙也其發也必有以起之其凝也必有以鍾之譬如醴泉朱草不擇地而出然據其所出之地固自有以鍾之也且夫武臣

多慎忮喜鬬而史稱北平為將獨先拊循至殫家以賞士甘苦與同之使德宗能以武功致天下之和者北平實多力焉其獲兹瑞也宜無足怪而吳君豈弟而不陂諸兄弟之子更相子也友讓之義信乎其家而長者之風行乎其官以能不負天子菁莪育材之意若然者其亦可謂有斯猫之誼也歟余知其獨瑞于二氏也豈其自有以鍾之歟由此言之雖謂其一家之瑞亦可也抑聞之史氏又言北平後與李抱真為隙遂以私忿隳其

前功是北平終有愧于茲瑞也已而吳君方且益崇令德協恭僚寀以倡諸生而陶之太和則茲瑞也其將專于吳氏矣乎書以望之

銘

象梳銘

翠則羽象有齒材之美身之否磋為櫛髮乃理處不才鑒於此

鏡銘

吾杜吾德鬼神莫測有動乎中遂徵于色匪曰形模是為心則維瞭與眊維睟與墨宜鑒於兹其永無忒

銅雀硯銘

昔維瓦藏歌女貯舞馬令維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為瓦也不知其為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安知其不復為瓦也葢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容卿不得而有之吾喀然有感於物化也

鼎硯銘

嗤爾者謂爾無腹不可以承公餗識爾者謂爾有靈而可以辟妖精尚從我於深山之中魑魅魍魎其莫能逢

半月硯銘并序

月硯一吾家故物也毀於地中分焉因其形礲而為半月者二銘曰

誰謂其毀維毀乃全其全謂何不盈以弦盈則蝕晦則窮明晦相息兩弦其中君子觀象謙謙爾躬

又

礲而瑩之出其礫也則以為明之半生墨而傳之含其垢也則以為魄之半死死與生與爭於其所也其孰綱維乎此

黑石硯銘

硯之未琢石即是墨硯之既琢墨即是石問於道人道人守黑是亦一石是亦一墨既已為石與墨矣而烏能辨石之與墨

宛山石硯銘小引

究山石硯者硯之最下且易得者也既而山擅於鉅家工不得穴乃取故時所為碓磑磨硐者硯焉得之者艱而價亦遂高嗟乎物之貴賤何常之有哉銘曰

山屬於公衆工所攻其出不窮山屬於豪封閉以牢其價乃高嗚呼碓磑磨石遂登几席亦繫其遭

方硯銘

汝之量足以茹垢納汙而不攖於慳也汝之守足以砥廉峻隅而不刓於頑也葢既惠且夷可否之間也

方圓硯銘

惡方喜圓常物之情喜方惡圓幽人之貞皆物我之相笑無益損乎爾形

小硯銘

大者凝然利以居小者扁然利以行不有居者墻壁戸牖誰與供十年之著述不有行者蒼山白水誰與收五嶽之精英

又

昔人有言一斛臭水而藏蛟龍是維涓滴視之正黑或
蟄其中忽然躍出雲滃電掣文章滿空

斧硯銘

謂爾為藝苑之精吾疑乎其形謂爾為凶門之揮吾疑
乎其才形則允武而才之文誰云國容可以入軍

荷葉硯銘

葉無染此有染葉有卷此無卷其孰知淨染之為一而
卷舒之無辨也吾許女具隻眼

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巋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黜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為詞人之宗也惟其吶于口而辨于文崇于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内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溪叟山孺惟見公悃愊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丁近齋參政像贊

弱冠超遷或快其早蘢眉作尉或惜其遲然駟也既沈身于郎署而詛也竟墮讒于湘湄則遲宦者不逮通顯而蚤遇者亦或數奇先生重厚長者瞻于文辭蚤自少傳經已顯然而為人師乃淹蹇次且至于年五十矣則始釋屩褐而闒闟是披然自是揚聲樹績出入乎郎曹藩臬之間者二十有餘年而後返林泉以遨嬉此則屈伸倚伏之不可知而先生獨逢其時者哉

弘齋黃先生像贊

弘齋公教授于常者三年順之時在諸生中公為人温厚平易多士樂而親之其去也空學舍而送之百里後來代公者匪人力為威虐以漁獵肆毒於多士多士厭苦弗忍則益相與思公公自教授遷宜黃令病歸以卒始公在常時予罔實從後二十餘年罔復來游吾常多士喜於見罔如復見公也而罔屬余為公贊余乃本多士之所以思公者為之贊而以勸夫為儒師者曰嶺之南儒以發身江之南儒以淑人淑人維何色笑相與舍

有絃歌庭無夏楚繼公者誰忒肆之毒其稍不饜鞭血相屬遂令膠庠化為圜獄不有虐者孰顯公慈匪我私公多士之思

蔣雲壑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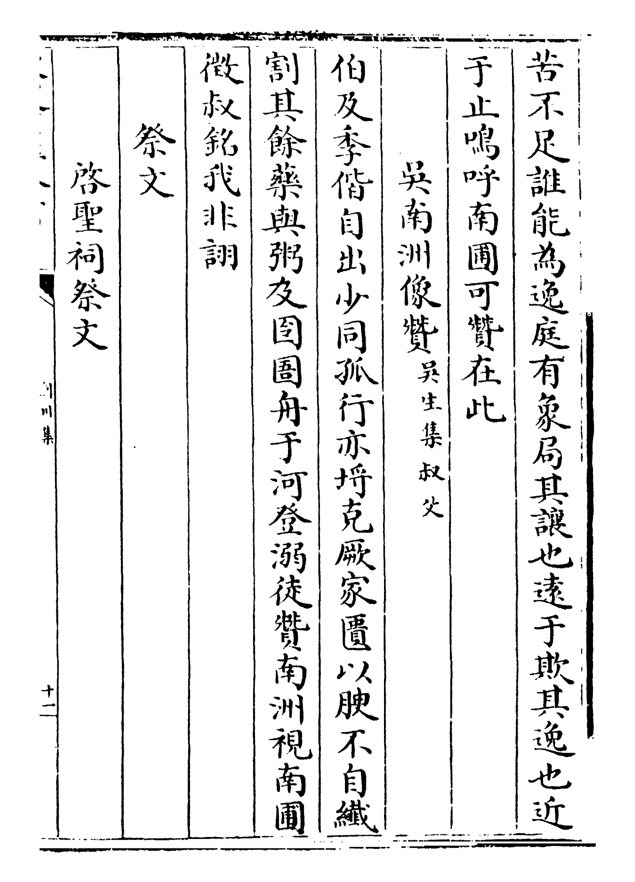
人見其以貲起家則以為力田致豐而傾身交游冠蓋過從則又有俠士之風人望其高冠獸補則以為武人之容而丹青詞藻模寫之工則又與墨客而爭雄蓋是數者多不能兼而足以知翁之才無所不通也

王思東像贊

游閒而委蛇者其世胄之餘也冰雪而綽約者其山澤之臞也尊酒竹石者其所以自放而為逸也詩書禮法者其所以自撿而為儒也然余所取於思東子者世胄而無紈綺之習臞於外而中之腴也逸而不違乎俗儒而不類乎迂者也

吳南圃像贊 吳生集父

衆競錐刀以貨易心誰能為讓市有還金終日執籌夜



苦不足誰能為逸庭有象局其讓也遠于欺其逸也近于止嗚呼南圃可贊在此

吳南洲像贊 吳生集叔父

伯及季偕自出少同孤行亦埒克厥家匱以腴不自纖割其餘糵與粥及囹圄舟于河登溺徒贊南洲視南圃徵叔銘我非詡

祭文

啓聖祠祭文

維公濬哲淵靜冑衍神明饘粥承家永有令名孕靈儲秀篤生聖子地維天柱賴以弗圮五帝避德三王讓功窮本反始誰爲之宗若古祭川先河後海因委遡原厥義攸在于王建極隆師象賢縻禮允興必公焉先昔也蒸嘗不出闕里今也新宮徧彼寰宇昔也二丁祀止素王今也父子俎豆兩堂兩堂伊何于泮之水儒林有輝素襟咸喜釁器用幣兹惟一初來格來歆用奠厥居仰徽神休作我士氣父教子率三綱永繫

永州祭柳子厚文 代父作

竊惟山川之與人文同於擅天地之靈秘顧若有神物愛惜乎其間深扃固鑰而不輕以示永之山水天作地藏經幾何年埋沒于灌莽蛇豕之區至公始大發其瓌偉而搜剔其荒翳公之文章開陽闔陰固所自得至於縱其幽遐詭譎之觀而邃其要眇沉鬱之思則江山不為無助而公之窮愁困阨豈造物者亦有深意蓋公之自記鈷鉧小丘也嘗以賀茲丘之有遭而韓退之亦以

公窮不久斥不極或不能以文自見於世歷千載而較失得亦何尤乎偃蹇而擯棄其少而誦公之文見其模寫物狀則已爽然神遊黃山之顛冉溪之涘今來吏兹土周覽四顧而親覩其所謂廻奇獻巧者則又恍然若見乎公之文而挹其餘波之綺麗自顧樗散之才未能庶幾乎公之愚而戒貪于鼠懲猛于蛇敢不因公言以自勵睠風景之如昔想公之神恒往來于斯地聊奠觴而陳詞尚彷彿其來至

祭萬古齋文

庚申之歲余客陽羨公來顧余實始識面識面之初遂以知心朱絃白雪相與賞音惟公老成行方志古余也何人自知踈鹵豈足裨公辱公節取過則相規善則相許一日過余奉幣以告余有二子煩君教詔佛廬仙洞水曲山窈携壺擔盒與余相邀花木玲瓏禽鳥啾啁流目傾耳永日遊遨或時閉門對坐一室奇文共賞疑義與析清言不足或繼以奕晨飡相逢忽焉日昳余有所

往不告於僮僮來相尋知必在公公命家人為具客食家人不問知余為客綢繆往復踰四五年曾無一日曠不周旋公訓桐廬余赴官寮心豈不邇其地則遙逮公解官余亦屏居握手一笑歡言如初通家之誼婚媾自此公有女孫以字吾子朋友或言師生之拘公曰何傷古有蔡朱尚期白首賴公劘礪公不我留忽焉厭世屬纊以前神氣清爲顧謂二子事豈有了荆溪山水昔陪公游余今復來愴公其休死生常理抑又何怪不敢負

公恃此心在與公二子敢忘切磋尊聞行知矢言勿磨

窀穸在兹舉我觴奠叙往悵今公其我鑒

祭萬思通文

昔夫子之有訓曰觀過以知仁求無過於過中故忠原而

孝申嗟惟君之為儒宿誦習乎禮經在節哀以順變不毀

性而危生故聞訃而一慟竟疾疢乎膏肓始三日而絶漿

遂五月而云亡固衷情之獨感不自知其何因雖俯就之

有違亦仁可以殺身緊銜哀而入骨諒雖死而不化命纔

經以為斂見先君於地下惟君質之敦厚宿余心之所契始弔君於出土覺形神之頓異余既已為君而心憂君猶尚慷慨而意氣苟一息之未亡尚前修之可冀復謂予以久要期規我而無棄曾晤語之幾時忽憑棺而殞涕兹日月之有期從先君以即窆寄一哀以陳詞亦何盡乎余意

祭白洛原文

國重世世臣鄉推世世冑兩葉八座公承其後蚤謝紈綺之習遂擅文儒之右課詞非鮑謝不談論文則漢秦是究

爰揮霍乎藻思蔚朝華而夕秀雖字畫之細微亦鍾王其步驟故白氏自尚書公以來賓客滿海内而公少年聲價遂籍籍乎人口及卅四而登第衆已謂其屈久歷春曹與青宫惟才藝之堪授忽賜玦而遠投何竒數之見遘幾逡巡乎州郡復郎署之入又晚稍遷乎璽卿近龍光於密宥謂天衢之既亨痛長駕之中覆惟令子分承芳可謂死而不朽憶先給事之與尚書中丞兩公實同朝而契厚及愚父子蒙先人之業復與公仕途而相邂

逅禁門鐘漏幾迴聯珮而追隨鄉園花月累歲懸懃乎杯酒兹就賓位而恍惚猶疑音容之在覿廼寄詞于一哀薦特牢以為侑惟公其鑒之

祭丘思菴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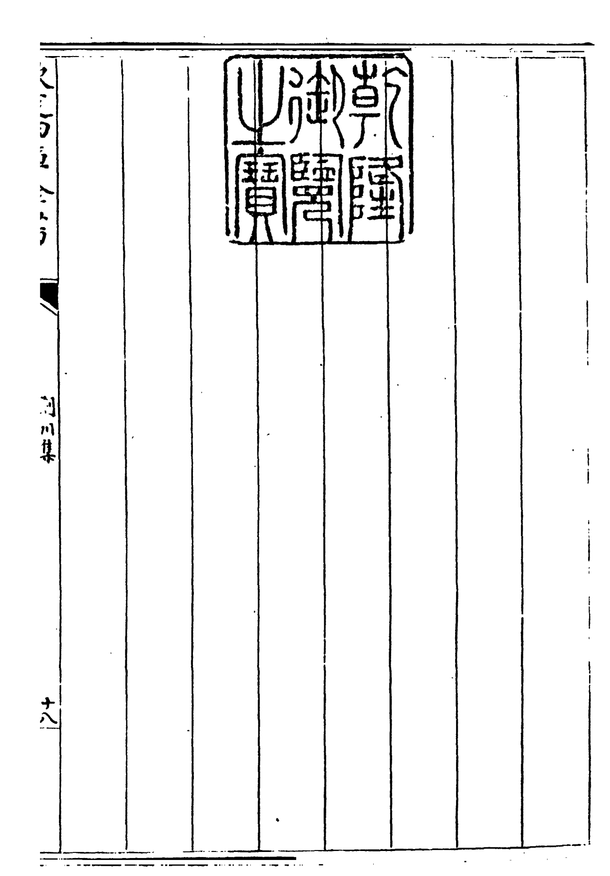
自余少時頗負迂僻空濶乎寥廓之翔而泥滓乎鄉人之處糠粃乎世故而蠓蠛乎禮法然間以語人則人漫不省為何說余見世人所為小者計刀錐之獲大者競旂常之勲粗者土偶乎衣帽履綦細者筆舌乎儒墨是

非零碎乎米鹽甕盎劻勷於弔慶酒鋪熬鼎旋蟻無頃時休則余亦不省為何事以是踽然四顧幾成怪人里閈之間一見吾子遂託金石以為可與同心者在古惟漆園生在今惟子而已自是往還旦必建燭宵必及鐘或子言而我諾或我嘲而子噱或談鋒競起或閴然一默子既睨空一世而偶余余亦塊然獨居而偕子然不知者則以為吾兩人皆若狂其知者則以為相與切劘文章砥礪節氣而已至其散髮而箕踞瞬目而跳嘯其

所快然會意處雖余兩人亦不能自知也但覺吾見子則然見人則不然耳及余以雕蟲末技得廁聲利之塗餂腥染膏終日攢眉而子以樗櫟託跡遂志寂寞之野茹菽齧氷終日嬉嬉然子在寂寞之野而余未嘗羨子之高余涉聲利之塗而子未嘗疑我之膩以為猶是心也余以疎率果非適用屢進屢黜得返初服以從子子見余且泣且笑曰不意子之能自全也自是相與過從議論如曩時而情好有加焉子自三十以外則已決意

絶進取然子重廉耻故不能妄得一錢子性高簡故又不能治生居常授書為生卒以懶罷已而賣藥為生又以懶罷而獨注意攻古文詞上摹秦漢然復以病罷棲棲環堵饘粥不聊既乃從禄仕得寧陽教諭雖非素所好然亦以謂此官可隱也葢莊生所云蒿目而憂世決性命以饕富貴此兩者皆謂之天殁而子皆解之余趣向雖與子同然能解其一而猶未能脱然於其一常以愧子而子乃更以余為是也余近年懶病亦如子乃始

不復蒿目於世而子不及見矣不知子尚以余為是邪為非是耶予交游甚簡然人或託以事最忠信可仗余嘗中夜與子卧偶論一二心事妻子不得聞者子曰吾恨不為浣紗女余笑曰予之信豈待投瀨哉嗟乎自子之存吾於鄉曲得友一人焉自子之沒則一人亦盡矣雖然子子桑扈也吾豈敢以慟累子之䰟聊述吾兩人平生所以相與於世外者以告子嗚呼子死矣其無有發余之狂言乎雖然子有不死者其尚能聽余之狂言矣乎


乾隆御覽之寶

荊川集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荆川集卷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田尹衡

謄錄監生臣曹淦階

荆川集卷十
明 唐順之 撰
墓誌銘
僉事孫公墓誌銘
公諱堲字朝信嘉興平湖人也其先世徙自松江之華亭所居南有九峰東有䂺溪因自號峰溪道人弘治辛酉舉浙江鄉試登正德戊辰進士除興化知縣四年陞

揚州府同知幾年陞南京宗人府經歷尋丁外艱服除陞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京畿屯餉調雲南僉事坐撫按搆怨奏逮二司是時公已陞山西參議矣仍落山西僉事乙未朝覲之歲以老罷歸最前後仕途二十八年歸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嘉靖甲辰六月二日也公為人寬厚持重內剛外和其所居官不擇劇易不計利害智巧所避毅然任之其有蹉跌亦不為悔嘗言興利易而除害難然除害所以興利也其在興化興化豪徐恩

與其宗人交賂權貴猾賊邑中恩以白衣入粟補興化所千戶綰所印而所中諸世千戶反悒悒出恩下不敢喘令丞左右亦多為恩耳目者率常把令丞陰事令丞欲圖恩懼不能制得反噬公始至恩繡胸背持刺上謁公拒卻之然亦未遽誦言罪恩也而邑人亦無敢告言恩者乃稍稍以輕罪咎其一二宗人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告恩最後得其謀殺道姑攫財事遂密擒恩獄中考按盡得恩與其宗人諸不法狀因繫殺恩而宗人坐

死者數人邑中為清公始至邑歲饑捐公廪代民輸自是孜孜民隱平徭清賦養老長孤居數年邑以治稱去之日邑人攀擁不得行而徐豪家獨銜公不已伺公去即持金數千走京師賂閹官瑞瑞鞫反其獄且中公奏下廵鹽張御史正德時諸閹專而瑞尤有名所謂瑞張也御史顧望窮索公過失數月不得則令公與豪家同囚繫困辱之乃為書抵御史其語深切抉擿御史隱曲御史得書大慙恧竟引疾去後代者至踰年其事乃白已

而為揚州府同知揚興化所屬郡也始御史之勘徐獄也以屬淮安守某盱眙令某咸受賂詭法巧詆公罪不克至是兩人為他御史所論公又往勘之罪不至罷卒從減論後兩人愧謝公公絕口不道前事人益以為長者同知職清軍而軍解失文據者例充軍時解人當坐者若干人公請於上官以為軍一人則解者二人解者軍則别解者又四人矣牽連無已時請限以一月首免别給文以行便上官下其法所部郡邑為例頃之淮揚

饑公往賑泰州所活凡三萬餘人是時宸濠反江西攻安慶公奉檄守儀真扼江之衝捕儀賓之為諜者與其黨十餘人勑旌其功嘗以僉事奉命丈皇莊草場地土清其地之為奄戚所漁奪者悉歸之民薊州銀冶盜嘯聚千餘乘利據險為患公攝兵備選能吏馳上山寨榜示禍福各自縛詣公公罪其首餘牒遣復業及徙雲南分巡洱海道麗江土官川蜀爭金沙江讐殺公會勘其事土官以土金賂同勘者久伺卒莫敢賂公由此解讐

奉約束如故大同經兩亂後卒伍驕悍少不當意輒負怙跳蹲以為常公以山西僉事廵大同盡心撫馭人頼安堵頃之濟農入寇斬首多以贊畫功賜金自為令即力薫大豪及在薊州洱海大同倥偬邊塞炎荒反側兵戈之間而勘地土時則尤以一文吏與貂璫肺腑爭氣力上下公處之未嘗不辨竟以不能俯仰故不至大官在山西嘗衣豸衣見廵按廵按怒以為慢已因考察中之遂以罷自知縣徙同知自同知徙經歷也亦坐不能

曲事鄉大夫之有力者故卒為所擠尤不喜通權貴人為山東僉事時以屯田居京師久之永嘉張公為相故交也同年桂公為冢宰未嘗一私伺其門以是往往齟齬于世至其清修之節則人亦不得而疵也總兵某嘗間餽寶帶鉤不啟封而還之雲南夷俗廵守行部輒有饋獻納則喜拒則疑且恚公拒之卒無敢疑且恚者大理經歷以鄉人故潛置蒼石文書篚中假公移投入公亦潛還之不發其事平生自俸貲外無所取其俸貲亦

多以散諸宗姻族卒之日篋笥敝衣而已性尤喜詩自罷歸居閒則詩益多有雲山履歷稿藏于家公之先諱某者居華亭國初被薦署縣學教諭事至公之祖諱忠自華亭徙平湖者也父諱軒封宗人府經歷母張氏贈宜人子女各一人子植舉進士為刑部主事植始聞公病脾疏請歸養歸踰年而公卒將葬植來請銘余以未及識公固辭植曰余先君則知子矣先君每誦子之文而得子之為人恨老不及見子此行葢先君意也因涕

泣固請嗟乎余何足以辱公之知而亦烏能有述於公也哉於是按公之壻禮部員外郎錢萱所為狀與公所上張御史書論徐豪事而次序之不敢增損焉懼失實也銘曰噬嗑腊肉或遇之毒終利用獄盤桓居貞有膏其屯卒困於臀嗚呼古稱巧宦四至九卿公豈其拙我則是銘

張運使墓碑銘

張公諱愷字元之號企齋後更以其所居為號曰東洛

先世居江陰至公父始徙無錫故今為無錫人公以成化甲辰中進士遭父喪服除授兵部職方司主事守山海關任滿改刑部主事落職為順德府管馬通判歷東平州知州黎平府知府又落職家居用言官薦起知太原府未任轉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致仕歸凡若干年而卒年八十有六為人狷介自植於不潔一無所屑其居官所至公廉執法不肯小有所詘其志其在山海關關故籍錢於旅人以給官用公即移檄永平府使量

出官帑代其費至今便之歷順德東平黎平三州郡皆有惠利在民務先禮教而後誅罸其自東平徙黎平也東平人至涕泣遮道不忍其去公平生既不受人一介人亦不敢輕以一介溷公自為進士服除赴選邑令贐之二十金公謝却之其後為運使罷歸諸賈人力請致羡餘九百金於公公拒弗內也獨在東平時受一帶於郡人太守張鄜鄜重義人也年九十餘矣未嘗謁於有司公去東平獨率子弟出餞且請贈公兩帶公辭不獲

而受其一惟公能致鄜之出惟鄜能致公之受益兩相為重云其在黎平黎平所治苗獠獸伏谿峒間頑獷不可羈紲而府治寓湖廣五開衛城諸苗入辦税錢率為官軍攫取不敢入以是多逋課又舊設撫苗官苞苴黷貨大為諸苗害公力請罷之且移文湖廣諸司嚴戢官軍由是諸苗始出入城郭無所苦而税錢得完諸苗有仇殺積十餘年不解者公與刻日為盟遂解去自是賢聲著蠻中在運司公清如州郡時銓束貴勢人不得占

鹽公雖以廉幹強直為上下所快亦以此取嫉於人故屢奮而屢蹶其自刑曹而出順德也坐中官羅織諸曹或謂公居曹未久可自白公曰諸曹皆無辜我何用獨免為在黎平上官以不時謁為咎然竟不往因齟齬力請謝病值閹瑾怒罰米奪官則又蹶在運司為忌者所論則又蹶硜硜不肯少貶而世遂亦不能容公然其忠信著乎其官靖節孚乎其鄉則雖嫉公者固亦不得掩也公壯歲嚴毅晚更益以寛和絶聲色綺麗博奕之好

罷歸三十餘年未嘗一詣公府里人高其義有曲直多就公決公死時篋中無一金之積嘗有盜夜突入其室發篋空無所得怏怏去公為詩識之曰平生不受一文賄垂老猶疑千鎰藏所著有詩文若干卷及倫遺録補贊四臣事評螾竅餘音諸書共若干卷藏於家張氏先世皆不仕而公父禶以公故贈奉議大夫娶於鄧而生公自公之存諸子諸孫已至二十餘人皆為儒稱其家風其詳在狀誌中公卒於嘉靖戊戌五月八日次子塘

等將葬公於萬安鄉之新阡啓公配過華二宜人之兆合焉而以墓道之碑請於余余昔讀貢禹有言居官而致富者為雄桀處家而得利者為豪儁夫漢之俗尚近古然已如此又何責於後世之靡靡者乎以余耳目所見聞有不勝可慨者也然則銘公其可辭銘曰世下而趨純白日渝皦皦張公潔志勵行始官刑曹值閹見傾與僚同禍而不自明骫髒獨信遂與世乜旣奮而飛復曳其輪好公嫉公世有千態惟公抗節終始一槩公歸

於家四壁故廬閉門終日左圖右書繁華滿前公一不好楞然空篋為盜之笑三十餘年不出戶庭鄉人慕公曰此典刑鄉人慕公曲直就辨縉紳慕公罕見其面如公篤行令也則亡刻辭於墓以愧臯夫

吏部郎中薛西原墓誌銘

西原先生姓薛氏名蕙字君采先生憫學者溺于多岐作約言學者執言詮以求見聖人之心而不能自見其心也作五經雜說方士穿鑿乎性命之外而不知養性

之為養生也世儒泥象于有無之内而不知無為之為有為也作老子解先生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始好養生家言自是絶去文字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若干年而卒未之有得也久之乃悟曰此生死障耳不足學然因是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虚靜慧寂之說不逆于心已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奥以能知未發

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如是者又若干
年而後信乎其心其自信之確也而後著之于書嗚呼
心學之亡久矣有一人焉倡為本心之說衆且譁然老
佛而詆之矣學者避老佛之形而畏其景雖精微之論
出于古聖賢者且惑而不敢信矣先生直援世儒之所
最詆者以自信而不惑其特立者歟先生少嘗刻鏤于
詩世絶喜其工今所傳西原集者其少作也既有志于
道則棄不復為雖為之亦絶不較工與否然西原集世

爭慕效之而約言老子解好者希矣先生以正德甲戌
舉進士授刑部主事病免起為刑部主事以才調吏部
主事嘉靖中先生在吏部歷考功司郎中而罷歸十八
年辛丑正月九日以病卒于家年五十有三其罷也坐
論大禮先生自為刑部時值武廟南狩抗疏諫禍叵測
先生晏然後大禮之議起廼撰為人後解為人後辨奏
入下獄已而復其官然已為權貴人所不釋矣已而竟
主給事中淇搆先生罪先生上書訟坐是罷後所搆事

解吏部數移文促先生赴官時權貴人且張甚曰是可褰裳而蹈淵也哉竟屢薦不復起先生貌臞氣清行已素峻潔其才雖高然坦易洞朗破去厓岸豪傑皆慕與之交其庸衆亦無所嫉者獨以一二權貴人故至一斥遂不用先生方且藝圃灌花澹如也居鄉絕不肯為人干請至戚里有疾親為之撿方製藥嘗脫綿襖施凍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始號西原居士後扁其齋曰大寧齋更號大寧齋居士而世猶稱西

原先生云薛氏故隷偃師國初以戎武平遂為亳人祖琇父封吏部主事曰鎰自封主事君而上皆不顯然世推長者妣楊安人生三子先生其仲也與其季萱皆無子而伯兄蘭有一子曰存先生與蘭友愛甚其沒也蘭為之經紀其喪將葬先生于亳城南先塋之次而緘其遺書請銘於余無何蘭使人來速銘且告葬期曰卒之歲某月某日近矣曩先生嘗寓書于余叩以致虛極守靜篤與未發之中其旨同異余未及復請於先生也竊

妄意之寂而未嘗無感而未嘗有吾儒之所指為中也乎内有鍵而不出外有扞而不入老氏之所指為虚静也乎以是復于先生先生其許我哉雖然先生之註老子則可謂得其髓者矣乃竊取先生之意而為之銘曰在昔老聃握玄化樞人皆競巧已獨若愚吾師嘆焉其猶龍乎棼棼末學枝葉日繁豈不莞然而撥其根維聃之生實是譙亳寂寥至今西原有作閉户獨窺微言五千參諸孔庭擭我同然孔曰未發聃曰静虚立教有二

其究豈殊譬如入海所貴得珠其所從入孰一其途自是反躬精思力踐黙然一悟與天游行亳之南墟有欝其墳嗚呼西原其尚何存

吏部郎中林東城墓誌銘

嗚呼吾友東城林君古所謂敦行君子也紛華盛麗耳目之好一不膩乎其外譞巧慧辨機智之習一不鉤乎其心潔以律乎其身一束修之問畏之若芑苴然譏以裕乎其人一輿臺之賤接之若賓友然行必愜乎人之

所安故不爲嵬崖嶄巖之行言必衡乎力之所抵故不
爲要眇浮濶之言嘉靖辛丑十一月二十日以吏部文
選司郎中卒于京師年四十有四出其槖得銀四兩不
能棺其寮友爲之棺以歸歸不能葬郡守朱君州守黎
君賻之錢以葬而黎君又使君之友陸位等狀君之行
來請銘朱君黎君君在文選時所選廉平吏治其鄉者
也君諱春字子仁始號方城以其先福建福清縣方城
里人後改東城祖諱某父諱宏母某氏自君幾世而上

有諱閏者始自福清以從戎隷泰州守禦所故君為泰州人林氏自徙泰州未有以儒顯者為儒自君始後君貴始贈其父宏為吏部文選司主事而封母某氏為太安人君始以窮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篝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篝燃火讀書君父為漕卒君又獨與母妻織屨織屨讀書率以夜不睡嘗日中不能炊貰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怪之君自若君是時堅苦已如是已而受學於知州王君某

與其鄉先生王君汝止兩王君故王陽明先生弟子君因此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至夜中睡醒無人處輒嘖嘖自喜不休遂欲以躬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記其意向臧否醇雜以自考鏡久之乃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於是駸駸有意乎反本矣戊子舉鄉試壬辰舉會試第一登進士第選户部廣西司主事調禮部主客司主事又自禮部調吏部文選司主事吏部故矜厓岸鎖門謝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

柄故雖諸寮中率自羯羠相猜抵君色温氣柔不以行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惴惴下之唯謹其在同志中雖其名位絶不相埒者惴惴下之唯謹門無留賓日旰出部則徧走刺荅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意烝烝如也諸賓客人人自以林君親已其尤厚者則相與挾衾被㮣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為常後為郎中官重益多事矣然猶如此以此諸寮中雖其志行與君絶不入者亦謂君長者不復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為多君

自束髮至葢棺未嘗一日不講學然君本以長厚清苦繩墨自立其於學也亦因其質之所近君為主事是時縉紳之士以講學會京師者數十人其聰明解悟能發揮師説者則多推山陰王君汝中其志行愊實則多推君與吉水羅君達夫羅君於朋友中最沉密矣然君猶面疵羅君以其露才也君之自斂可知已王君汝中洒落而君小心周慎晝尺寸不敢失兩人操行不同然君獨心敬王君為主事久之轉驗封員外郎已而調文選

司員外郎居一年毋安人病癱卧君謝病歸養君居鄉則益惴惴謹甚如故儒生時家無一錢亦不以取於人家有一錢亦必以施於人侍毋安人病病少間則出寓故所讀書處萬壽宫者與其故時友人及鄉之後生講學以其間走安豐就其故師王君叩所疑義每往必喜幸以為聞所未聞君於師推王君汝止於友推王君汝中君居官有未識王汝止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師心齋說如是君居鄉有未識王汝中者君與之言必曰吾友

龍溪説如是居久之赴官補稽勲郎中調文選郎君自為吏部主事泰州守某黷而虐君請於尚書黜之泰君鄉也尚書趙趄曰某未有劾者柰何君曰不實則罷主事遂以其人調邊地項之南御史劾章至則其人也竟黜之後君赴官泊淮淮守某以次謁諸過客舟始及君供張又薄若不知君為吏部者後淮守入覲考下當遠調君為稽勲郎具白尚書以過淮事薦其廉静懇乞留之吏得調永平内郡二者其一遠嫌者不敢為其一怙

勢者不能為而君為吏部若此然君長者常護人短其請黜泰州守事則尤為君所難君既長選事益思薦進賢人慎擇監司守令洗刷奉其職然事有曳掣或不能盡如所欲為則君自謂曰選曹之職欲上通於君與相冢宰之心下通於選人與天下人之心相冢宰之心未必選人與天下人之心選人與天下人之心未必相冢宰之心選曹居其間欲兩合焉難矣雖然求無負乎吾心足矣君始調文選會御史論君受脾坊銀事雖衆以

為妄然君獨自念束髮兢兢砥行遭黜染居常引咎不愜欲解官又業已為之既任事又曳掣縮縮不自得曹又多事君日夜其間固甚瘁居無何病一夕卒卒之日猶在曹不自知病病且革乃舁歸舍先是君嘗會朋友講曾子啟手足意懇惻聞者皆怵惕未數日君遂卒君問學幾二十年其膠解凍釋未知其何如也然自同志中語質行者必歸君君娶李氏封安人子四人曉暉曜昕曉樸而材能似君者也為庠生妻某氏暉聘某氏女

一嫁王用賓葬以卒之明年某月某日墓在某所君不喜為華詞其舉第一應試文字及後所為詩古文務理道質而不艷如其人始君幼不知書父故苦貧也不能資君以書以餘子給事千户王某所某奇君令與其子王烈同學書君自是始學書後父數見君讀書且喜且啞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乃解後君貴常恩王氏厚報之自王烈以下禮節稱謂歲時起居一不改於故餘子時銘曰君嘗有

言天然之門盎然出之不作好醜不為我偶不為人觭大心之窟如彼日月光照四埀樓臺殿闕糞壤鼠穴亦所不遺藏疾於藪有茹其垢蓄德之資有如寶然玉金在前其耀不施君子若愚暖暖姝姝不其淺而我韻君語勒石於墓式昭世規

唐郎中嘿菴墓誌銘

嘉靖乙巳三月二十九日刑部郎中嘿菴唐君卒於南京之官舍貧不能具棺殮尚書及諸寮賻之錢若干乃

棺以還其家而知縣茅君又賻之錢為葬具茅君又將因邑諸生之請為之請於上司而祀君於鄉賢祠而以書來請銘君甞為永豐知縣武定州知州吏民為之生祠以祀君謹按君在鎮江為鄉先生在永豐武定為循吏於銘法宜於是採君之姻友舉人陳君佐所為狀為之敘而銘之君諱侃字廷直號嘿菴家於丹徒之開沙祖諱用父贈南京刑部郎中諱漢母贈宜人嚴氏年十六入郡學為諸生正德癸酉舉於鄉久之以選為永豐

知縣遷武定州知州已而擢南京刑部員外郎轉郎中君自束髮至蓋棺未嘗一日不兢兢砥礪名檢然於廉恥大閑則若生而成之年二十獨居所讀書處夜有奔者君峻拒之明旦遂移其處終不以其故語人為舉人入國學時出游得巨商所遺金不啓囊而還之君自少時其於貨利聲色中能嶄然不為所汙染若此平生尤以忠孝氣節自許為諸生時父以被囚繫上書請代弗得乃藉草地寢夏不帷冬不被如是者竟一年父免獄

乃止居常清苦自刻及為州縣未嘗一日攜妻子數千里外獨與一二垢衣村僕相朝夕而飯蔬羮豆榻茅以居有寒士所絶不堪者君曰我素然其治永豐武定永豐為江西刁訟邑而武定為山東悍州君既素豈弟長者務掩人瑕疵其為吏尤欲以古教化先之不忍以敲朴苛細為能故所設科條其始若甚迂濶久之真誠溢出吏民至不忍欺紿遂以辦治稱江西俗尚鬼而永豐有嶽神祠居人奔走雜男女香火無空日永豐又素善

為優閭里浸淫傳習謂永豐腔使民淫於欲而置於財君曰此大蠹也立痛革之君為縣其有理之言雖賤吏必改容謝之立為之行其無理雖權勢人百方為請毫釐無所假借寛貸以是君居縣數年告訐請託之俗為之一變其在武定則尤以鎮靜拊綏疲人嘉靖戊戌章聖梓宫往承天道山東上官檄君德州供張至則諸内奄𤗪校横索百端挾威凌侮聲勢洶甚奴叱諸尊官鞭撻州縣假言供張不辦捕死矣欲以恐嚇錢物諸同事

者皆懼逃去君獨横身當之先是君命從者舁一空棺
寘置旁舍中及諸人索錢急君佯謂曰吾與若詣錢所
受錢乃引之旁舍中指棺示之曰吾已辦死矣錢終不
可得也諸人乃稍稍引去事遂以辦始君受命上官㓗
民間財甚鉅欲盡以給君猶恐不塞君曰以半往足矣
至是所需又不及其半而以其餘還之公帑諸逃者皆
被劾逮去而君乃受旌君本長者居常怡愉簡默温温
不見臧否其為吏尤悃愊至其臨利害乃出鋒鍔片言

折伏豪索敏鋭集事絶出於精悍吏所不及如此君所居官率空槖以歸及朝覲考滿入京師又率空槖以行以是著節聲亦以是淹滯於世為州縣皆五六年而後遷然而上官亦往往有知君者至為考曰廉介若趙清獻人以為不誣在郡縣久人情吏事益練居刑曹尤以執法得情著聞君卒時年五十有九子果府學生先君一月卒女二壻李𡗝王謐孫男三思忠思信㓜者未名始君同邑有易洞丁君者好古道明於易以傳其子補

齋君璣尤刻意清苦風節竦一時君為補齋入室弟子其風節亦似其師君又善教誘鄉里後進從君游者君誨之不專以文藝每曰須使此心無愧神明可也其弟子浸浸有知嚮方者若朱錫王春王合節輩其著也合節以女婚君之孤孫君之卒也為之經紀其家而逮余銘以終君之葬者亦合節也銘曰凡人為吏庶者或刻惟君長厚溫溫悃愊凡人於鄉貞每絕俗惟君渾然不露畛域州邑有言此吾卓侯鄉閭有言近古太丘經紀

其家弟子事師賻葬崇祀是在有司考終諡美太史則宜

李郎中墓誌銘

公姓李氏諱儒字宗文其先自嘉興徙居華亭之陸磊塘又徙泗涇於是世為華亭人大父諱常父諱東以公故贈南京禮部主事李氏自贈主事公而上世以讀書好禮望于鄉然皆隱而弗耀至公始顯公亦久而後發自為邑庠生凡若干年而入太學又若干年為正德庚

午始舉于鄉明年辛未中會試又病不能廷對至甲戌始第進士公年四十餘矣人以為公蓄久而發之遲且靳于速售而公見時事不可其意遂謝病以去自是家居者又十年葢未嘗一日歷乎其官而亦已澹然無復有冀于世也因自號宜散以見其志會嘉靖初今天子詔起恬退之士若干人而公名在數中于是始就選為建寧推官屬郡缺守公攝守事凡一切利害當罷行者無不悉力為之未嘗以攝守故自苟而郡中望公亦如

真守是以公雖佐郡而居守之日為多雖職專平刑而澤之及人不獨鞫訊讞論閒而已為推官若干年擢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南部為散吏而祠祭為清曹經歲不知案牘公之靖約尤宜于其官又三年陞南京刑部郎中公年五十有七人謂公尚可以待而公已決于去矣于是請老而歸者又八年而終是為嘉靖丁酉四月二十七日也嗚呼士之勇于進怯于退而忘其自潔也久矣公之行在古人不為奇然求之今世得數人焉如

公者何其少也然就公而論則有兩説去于郎中之時者猶為易而去于進士之時者則為難葢宦成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始進而必去者也去于正德之時者猶為易而去于嘉靖之時者則為難葢遇濁世而不能去者有矣未有治朝而必去者也豈莊生所謂以簪笏為柴柵者公固其人歟然公得以極幽居之樂而自肆于園池竹石之間優游而至于老此其所得較之老死汩没于奔走者何如也則公之高於人遠矣公儉朴而寡

欲糲飰敝衣終身常然雖在官中亦然自建寧歸不載行李惟破篋貯書數卷而已公資于身者薄故繫于物者輕繫于物者輕故能處紛華而不留甘寂寞而不厭如是而世能攖之者少矣而况于一官之去就歟嘉靖庚寅予以年家子弟識公于潞河竊窺公貌古而氣清蕭然如在江海之上則未嘗不慕其為人退而詢其履歷尤可慕也後幾年而公卒諸子子忠等將葬公而以長史吳君所為狀請銘于予于是知公為尤詳公孝弟

修于其家廉讓信孚其鄉多出于人之所難然公旣以恬退有聞他可不具書也公母劉與繼母張皆贈安人配王封安人禮部員外郎諱臯之女子四人子忠子誠子欽子良子欽早卒餘三子皆太學生女二人壻太學生唐自明鄉進士姚篚孫男四人開闓闔闢開爲邑庠生孫女四人初公之生母劉以產死故公平生痛母最深後諸子每欲爲公擇葬地公輒泫然止之曰吾死必邇吾母于是子忠等葬公于其地先塋之次從公志也

葬以卒之某年月日嗚呼是其可銘也已銘曰道世交喪潔者寡得車彌多舐彌下如蠅集垢樸不捨泊然不繫惟公者衆注以金獨以瓦百年考德在此也

戶部郎中林君墓誌銘

林氏之先自莆田徙居晉江之永福里君高祖梅徵孝廉不就父羌縣學生方貢於太學會君貴推恩封承德郎戶部主事母李氏贈安人君諱性之字師吾六川其號自少受書於主事君君學既有所受而精之以思多

所自得其所說易中庸時義自為庠生時諸經生則已
遵信之如前輩人已而久不第諸經生則益遵信其説
如已第者所居教授常數十人僉事蕭君請以為子師
賓禮之僉事有所屬吏以贓敗因私於君曰君脫我我
厚謝君君曰某書生耳知為師授弟子經他非所敢聞
也其人愧謝去嘉靖元年舉於鄉八年舉進士授浙江
麗水縣知縣三年擢南京戶部山西司主事監龍江天
策諸衛倉丁主事君憂服除改戶部浙江司主事為尚

書梁公材所知委監龍慶古北口倉三年遷貴州司員外郎監天津倉以病乞改南京遂遷南京户部廣西司郎中過家病卒年五十二君為人悃愊質訥葸葸細謹世俗一切鉤距機警鑿空籠罩之巧非特有所恥而不為亦若其性有所必不可移而為之然者以是居鄉亦以是為吏以是待其良吏民亦以是待其頑吏民所至未嘗一有所變其始令麗水也或以麗水巖邑非擊搏不可集事君唯唯然竟不變久之邑亦以治而豪黠吏

空手坐曹中至不能具饘糜山谷素捍文綱之民有十餘年名捕不能得而涕泣頓首歸誠於君之一言者邑故有窯課後窯户以課重徙盡則均其課於並窯居人之不為窯者至君疏除其額凡若干會造籍時里中以竄絶自言者三十餘户吏以為無故減三十餘户且得罪君竟減之守令本以盈課額多户口為功最而君之為令葢如此律令倉法最重坐者往往累死而老倉曹方收粟時貪升斗之賄不擇美惡乾濕歲久浥爛輒繫

死不能賠死則連繫其妻子坐監龍江倉時款款戒語其屬曰柰何以升斗故坐重法乎頃之適有浥爛坐罪者君輒愀然曰柰何以升斗故坐人重法乎遂命發數倉粟與其浥爛者均給於軍曰此一軍所虧粟粒耳于是諸屬感泣至不忍犯法其在龍慶以爲商賈邊儲所本商賈病則粟不來粟不來則邊人坐困故一切條去其所不便高其價以招之自是粟溢於廩而君得以時其出納以濟邊人之急至在天津時值倉粟空又寒凍餉

道阻軍無所食君即奏請發旁近德州倉粟給天津軍三月食或謂于法不得相借君不為止已而朝廷竟從君議當是時徵君一軍幾詾詾君本細謹畏事為户部慎出納守尺寸法不敢失至其越法有所移用如天津時事而曲法有所寛貸如龍江倉時事有足多者仕宦十五六年歷縣令户曹最久家無多貲割田四十畆以給族人之不能婚與葬者居鄉縮縮循謹甚既卒邑諸生具君行誼請祀君鄉賢祠有司覈實如諸生言君娶

云云于是君之鄉人洪君朝選狀君之行而一新且因洪君以請銘於余余嘗識君於同年中以為他人忠詐險易非久與之處不能知至君可望而知也為之銘曰百姓之譽可以非道干鄉曲之聞可以詭行得葢其暫也或然而久則未嘗不忒惟君既去而邑人以思既沒而鄉人是式吾據是以為銘庶幾不蔽乎君之德

施推官墓誌銘

公無錫人也姓施氏諱閶字克和自號靜觀居士以貢

為平樂府推官致仕歸凡十六年今年嘉靖丁酉七月一日卒年七十有七越三月辛亥望日葬于恵山從先人之兆也公自少讀書能為文章及年五十餘始得官而平樂在南荒水陸之途且七八千里公素踈散不喜為吏雖强往非其樂也滿三載卒棄去公磊犖魁岸負氣少所屈下又善談對客呫呫不休意所蓄藏如噎物必吐之乃已故不能婞婀以久于官亦不能沉浮以媚于鄉里或有過雖親故必剖露無所隱或不可其意雖

貴勢必衆中噍罵之恐其不聞以是人多畏其口為推官時值猺酋放横上官以公口辨遣入谿峝中諭酋酋為之愧屈剽掠一息性喜為詩尤好陸放翁之作所著有北遊録粤南紀游静翁遺稿其中所載詩為多大抵皆師放翁而似之者其在平樂意所感慨亦往往寓之於詩郡産蓮酒諸貴官往往下郡恣所取無限度民苦之公曰酒有盡而索者無盡雖涸江水為酒亦不能給也因作詩以諷諸貴官懟之自是少索蓮酒者既罷歸

家無厚儲則一以其力寓之于詩後年益老病痺家益蕭然公絶不以屑意而吟詩如故既病痺不可起公曰世所謂諱死者此騃孺子耳死即死何足藉乎及死猶自謔曰吾如負債者今限滿須償耳嗚呼此豈所謂達人者耶公父諱廉為醫學訓科施故醫也至訓科名益顯訓科子惟公一人而有女二一女嫁于龔訓科君所命公字而子之名漸者龔氏妹所生子也初公未有子因子漸于是尚冀自有子也後公果自有子曰渙矣復夭

死故漸未歸龔氏雖自渙在時公愛漸與渙等漸有子陽得公亦撫而教之如其孫公卒漸行三年喪以子報之觀公之所以待漸與漸之所以報公者鄉人皆以為厚而余以此未知公之心也嗚呼甥舅之不相為後也久矣古者縁恩以制服據義以立宗故袒免無服之族人且得相後而功服之甥舅且不得相後是古人所以敬祖重宗也誰能易之以公之意固知漸之不能久于施氏而况施氏之有後無後固不在漸矣觀公嘗録水

東日記所載周氏之事及朱子答汪尚書之書而自題其後葢不以周氏之祭其外家為是而必以朱子為外家立後之言為不可易也此固公之所以陰屬意于漸者與公之力既不及自為而有待于漸漸之力于今又未能為也將有待于其後與漸好古知禮必能愛公以德而不負于公也公有女一人嫁莫因余與漸雅善雖不足以知公然漸之請不可辭乃序而銘曰古者立後惟祧是守惟族無遠族異則否公選于族未得其人我

施自出甥也則親曰字我甥以待有子天胡不然有子而死公所未為甥能代之施鬼無餒終將頼之若古有訓愛之在德預為此言以勒幽石

知縣胡君墓誌銘

君既卒而余往弔其家君之弟露出所遺囑示余大要教諸子弟孝友廉謹退讓或各随其材性所病而分與之藥井井一如家人居常語其字畫遒謹亦與君平時手書無異葢前屬纊三日也及屬纊露請訣無他言第

曰做人做人嗟乎死生亦大矣能精明若是足以知君矣君年四十餘游南都師事呂先生仲木鄒先生謙之始聞古儒者之學時尚以牽於舉業故未能竟其意也君自南都歸而余罷編修家居時時與其弟露候余君峭立直剛而露恂恂朴實余心喜兩君之為人每相過輒竟日語其語大率世所謂迂僻者而兩君獨心喜之然君之意每若恨于向未有聞先生長者之言既有聞于先生長者之言而已晚者余嘗謂之曰回頭即岸

矣何晚之云嗟乎君今卒矣岸乎與否君其自知之矣而余竊謂覩君所以處死其足以知君者也君且卒囑其弟請余銘君之墓君諱雲字雨之號霽齋胡氏譜相傳以為安定先生之後自海陵徙無錫大父諱輮父諱岳號西崖君自幼寡言笑不嬉弄不敏於他藝亦不習於便儇稍長習舉子業為文豐約拘縱有法其居庠所與游多豪士至戊子歲舉於鄉余亦以是歲舉已丑君下第入南監始見呂鄒兩師而問學焉乙未復試京師

會聞母喪而奔哀號勞頓涉數千里入門骨立每哭輒仆三月後始力疾營葬事三年未甞展顔色自君痛西崖之早世也揭一聯於書舍曰思親每憶臨危日對卷常懷赴考時弟露稍疾痛則君竟夕不寐露有三子接而殤也露顰君為之蹙於額露展君為之解於頤君之病也露左右寢處如子葢君所以感之戊戌又不第始就選為松陽知縣松陽處州屬邑也處州古稱難治而松陽僻在山巖中先是數饉於水又屬開鑛居人争駭

散君周旋撫諭僅而安集其諸奄校以鑛事至者又競欲𢒰勃威君以浚於民而土人之不逞者又陰唆之君慷慨辨詰不少屈竟與抗禮君又素廉攟拾無所得其人至相誡曰毋生事非他縣比也是以鑛事首尾二年而民不甚騷君尤為分廵胡君有恒所知胡君介士也嘗謂君曰官如水衙如氷我最甘於清苦猶不及也松之俗嫁女破產雖富族亦多不舉女有踰四十不能妻者雖其良族亦率以搶婚為常事君患之始下令曰毋

溺女溺女者重坐之又以為母子天性也惟痛節其送女之費則女可蓄女可蓄則搶婚可不禁而息又下令曰送女毋過若干過若干重坐之由是女亦浸育然去官竟以搶婚事也始諸生王寀聘徐女有豪者奪而婚諸其子君怒將置之法遂誣君於上官反覆辨詰久之事白矣然竟以誤朝覲遂坐罷君性剛徼類褊於人不能苑合其為令尤不肯脂韋骫法務在惠貧弱抑豪强其抑豪强也取中法而已三年未嘗杖殺一人君既歸

每獨坐一小池亭或時與諸相知游息論學其間旣老矣不復泛觀他書惟好王陽明先生文集日玩誦之有疾尚手摘其要語以為子孫訓其居閒非慶弔未甞輒入郡邑城或時入郡城一問訊余也始君為小池石焉嵌以臨深字而問銘於余余未及銘而君卒矣于是銘其墓君娶云云銘曰衆之生也如偶借機自多其能逮其卒也如偶去機遂顛其靈君之生也趄趄踽踽不能為巧逮其卒也垂絶之言一何了了不遭於生而安於

死葢昔人有言豈以其重若彼而其輕若此

興國州同知徐公墓誌銘

復齋徐公既卒且葬而公之妻卞孺人實先公卒至是合焉子顯佶等請余請銘余姻也宜銘公公諱徽字朝典家於武進新塘之板橋大父錡父封户部主事璟璟娶于陳為兵部尚書節愍公洽女孫封太恭人是生公公㓜讀書善記雋於文詞自為諸生及與余大父給事公同時給事公故名士而公伯兄朝文與馳騁上下兩

人交相善也公妻又唐之自出與給事公有連公既師事伯兄而往來於給事公所切劘砥淬其文益昌後伯兄與給事公同時登第去而公獨逡巡庠序閒無所遇久之始以貢為太學生則公年且四十餘矣又數年而選興國州同知楚俗呰窳而興國負山阻習獷悍同知職主賦頑黠逋租犴獄為積官司相沿一切以鞭箠鉗鈇從事猶不能集公獨深隱之為弛其禁或時自割俸代之償興國人往往惠公然其頑尚逋租如故時態公

終不痛繩督之其諸科條張設類多所縱舍公本魁岸峭直居鄉曲間不肯與齷齪輩游又不能忍人之過或面誚讓至其莅官行法乃更悃愊近人若此上官知公者亦厚奬之然久之竟坐課殿罷罷官而家又貧恬如也性好奕既屋閒則益以奕飲為樂或浪跡山水間閒則課諸孫句讀斥俗累一不挂心十餘年至嘉靖辛丑七月壬寅日乃卒年七十又七卞孺人父諆諆娶於唐給事公從姊於余從祖姑也能媲德于公少公一歲先

公三年卒墓在歐墓山公所卜也葬以公卒之明年正月二十八日銘曰仕不必達期適意處不必豐期無累隤然自足人間世亦有好述諧厥志考終最德石以識

訓導殷翁墓誌銘

翁姓殷氏諱佐字時衡號龍巖無錫人也殷氏之先有諱序者舉進士遭遇文皇帝時自知州擢布政使布政生璉璉生廣成廣成娶於馬而生翁殷氏以布政公故閥閱推高邑中其子弟相尚以志氣撐拄門戶為事而

翁居其間尤倜儻魁岸自喜然殷氏自布政公以儒術進至翁大父與父與諸昆弟則多隱於布衣而翁乃復自奮於儒翁昆弟四人而翁次在第三其長兄俊余嘗銘其墓秋野翁者也秋野既少代父治家事而翁因得專意於儒初布政公為四川布政時禦茂州叛夷有功活降者數萬人夷人立祠以祀翁始向學即慨然發憤曰吾先世功德不可無繼其業者而布政公故以詩舉進士為無錫首其後詩學既廢而邑中諸經師往往以

尚書教授于是翁乃別授尚書翁既發憤於先世之業又無家累也以專其志故其誦習勤苦精究不間日夜夜率五鼓起以硫黄爇火然燭至旦為常既徧以講於邑中諸經師則又博求四方之精於經者為師其最著者同邑張運使愷華亭錢修撰福運使敦行人也修撰以文雄一時其尚書則用以魁禮部試者故翁耿介負氣不少媕阿於俗得之張氏其為文冠冕跌宕馳驟不詭繩墨得之錢氏為多翁在經師同門諸弟子中嶽嶽

無所謙諸經師亦每注意翁其為庠諸生在同庠諸生中嶽嶽無所謙諸提學及諸提調官每試亦輒前翁久之翁所與同經師及同庠諸名士往往登第去為達官而翁獨逡巡庠校中凡六舉而不一遇其後以久次貢京師則翁年五十餘矣遂以貢選為贛之信豐訓導贛在嶺上信豐尤僻壤仕宦絶少翁至則以素所聞諸經師者切劘諸生信豐相傳地產蜈蚣而少蛇蛇或數十年蛇一出縣發科第一人翁始至一巨蛇出項之有張

生純者果得舉人以為是殷師之教也居二年力請致仕歸翁既歸而向時所與同經師同庠諸名士登第為達官者亦多解官家居其伯兄秋野翁亦既老而致家事於子矣翁家居則與秋野翁白首訢訢相對每賓燕子弟環列或斂負兩翁兩翁蛇委其間而出則與其故人同時解官者相與結觴咏之會談說故事以時登眺為樂久之翁病失明而故人亦零落且盡乃獨坐卧一室時時口誦所記憶少時所聞諸經師者以教子旦已

而子旦篤於學行能文章有聲則翁喜謂可以卒先世之業而繼吾志矣翁為人貌偉少鬿岸倜儻自負至老而其氣不衰年八十有二而病卒卒之日嘉靖乙巳九月十六日也翁配云云所著有龍巖稿藏於家旦以翁卒之明年十二月一日啟先嫡母之兆合葬于舜柯山祖塋之次旦與余善故翁之葬也旦來請銘銘曰其為諸生卅年不遇其師諸生二年以去究其初終不離庠序學此敩此弦誦書數博士傳經多在門生亦在其子

既文且美謂翁數竒其偶在此

趙府奉祀正王君墓誌銘

趙府奉祀正曰陟崖王君者武進人也諱學字子静始以郡庠生入太學以太學生選今官未及行而卒年五十有四曽祖諱珩祖諱尹父諱覲母潘孺人自君以上世為武進鉅族人號之曰夾山王氏王故匡姓也其先有仕於宋者以國諱省子孫因之而既没則稱故姓云妻華孺人為華君世明之女孺人無子而兩側室皆有

子曰守譙守約皆為太學生守譙娶白君省夫女守約娶孔君敘修女女壻太學生邵鏊庠生曹悰太學生徐華君卒之日為嘉靖丁酉二月丙辰葬於祖塋之次其地曰夾山其日曰卒之明年十有二月甲寅嗚呼君自少已為太學生宜其可以坐而注官然君章章句句晝諷而夜思瞿瞿然視其太學生常如白衣之不足以發乎其身君故餞於貲宜其可以坐而衣食其中然君督耕課織羸入而縮出瞿瞿然視其故貲常如空橐之不

足以資乎其家視故貲如不足以資乎其家而欲振之君之志既種而穫矣視太學生如不足以發乎其身而欲進之則君以柅於命而不能偶也君自居郡庠至為太學生三十餘年嘗以庠生應舉者一以太學生應舉者三中間豈無可以冀於一售者然竟莫之售以老君既抑塞以至於垂老而後就選及選又獨得所謂王府官者王府官雖尊重然散地不持尺寸之權又老死不復遷轉君以故滋悒悒不樂居久之或有談趙王之賢

慫慂君者君以為然且躍然治行矣又遘疾竟以不起嗚呼悲夫君為人重厚絶不以口郵傳人過失人亦無有以口過過君者華孺人始歸於君有從嫁田三百畝君謝却之人以是重君而君貲雖饒然素儉約能甘貧士之所難其所衣常疏布衣一衣可十許年食常蔬而不肉其過苦乃如是自其父母沒後奉養祖母三十年如一日不朝夕輕去左右是以君遲回不肯就選雖其意欲有所須然亦以祖母故也君葬既有日於是君之

二弟子庸子明戚君之不顯於世而懼其泯然於後也乃卒其二姪以趙君克初所為狀詣余請銘余未及知君而嘗交於子庸子明間二君好學而文足以知其兄也已乃許之既論次其事又繫之以辭曰余觀漢之才士若枚乘鄒陽宦吳鄒陽又宦梁而相如宦於梁終能蜚聲天朝為漢詞臣使後世鴻漸之士莫不抵掌而慕焉彼獨非王國官耶何為今之沒沒而不著也如王君者縱不能宦達然使其得曳裾王門而驂後乘於鴈池

免死之間亦未爲不遇也筮仕於始衰方就官而殞身若有或遲之或速之然者此豈可不謂之數耶范蠡有言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君雖無所試於世然跡其施諸家者亦略可睹矣

都督沈紫江生墓碑記

沈氏世官奉議衛其先臨淮人也有諱葆者髙皇帝時以功授湖廣蘄州衛指揮同知改廣西馴象衛葆傳子忠調奉議衛景泰間遷奉議衛於貴縣於是沈氏家貴

縣忠三傳至錠皆世官錠以功陞指揮使子瑛襲指揮使娶于鮑生公公既貴而贈祖父皆都指揮同知祖母母皆夫人公名希儀字唐佐以生時紫水出故號紫江自少英氣磊磊雄膽略廣俗尚弩而公獨精弓射能挽强命中正德三年襲指揮使年十八掌衛印八年剿木頭十二年征永安剿陳村所至常先大軍摧鋒毒弩中髆中股陞都指揮僉事十四年征府江剿滑石殲之奪還賊所鹵掠剿義寧桑江杉木諸巢深入親斬大酋一

人首虜多磂中其顛十五年征古田先登奪隘為多陞都指揮同知掌司印嘉靖五年勦龍山深入是年田酋猛叛五哨進兵公自請當中哨奪其隘而潛結猛婦翁歸順知州璋使内閒猛以走死田州平公最已而追殺猛弟禮于陣跌馬折左脅骨六年陞思田參將七年勦落春首虜多八年調柳慶參將居二年謝病明年而復為柳慶參將帶鏢佩弩箐棧聯絡環廣右而巢者以千數柳慶最勁小刼大掠燒城掊庫無月不有廓清為難

擅地擁兵殺生恣睢環兩江而州府者以百數右江最勁喜人怒獸霸黨鬭雠無歳不有鈐轄為難公御諸猺蕩巢摧壁不專以威綏輯善猺視同吾人是以諸猺畏而信公御土酋解紛排難不專以恩洞其隂事坐獲其牙是以土酋睦而懼然則世雄之與烏合情狀各異攻心之與奪氣變化亦殊猺賊慮其散走聚其黨而獮之則公之所以殲渌里也土酋慮其藪衆散其黨而孤之則公之所以縛岑金也在柳慶先後十三年所剗皂嶺

懷縛三層馬峽火黄馬韋七山曇應諸谿崗凡五十餘所獲覃章鄧雷諸大姓渠帥或馘或磔或刵目截耳縱之凡數十人首虜積至五千餘級身為大將常先登散家財為賞得狼兵死力尤善用諜兵行所向雖肘腋不得先聞或已傅賊壘賊尚醉酒鼾寢其入巢未嘗妄殺是以動輒成功柳人德之比於山都督雲為木主而生祀之以配於雲祠十九年復謝病二十年起為都督僉事總兵貴州居二年謝病歸二十二年北敵大入邊召

天下名將至京師公在召中而佐戎事於宣大遂總兵江淮二十五年調總兵廣西公爲參將嘗奏言於朝曰狼兵亦猺獞也猺獞所在爲賊而狼兵死不敢爲賊者非狼兵之順而猺獞之逆其所措置之勢則然也狼兵地隷之土官而猺獞地隷之流官土官法嚴足以制狼兵流官勢輕不能制猺獞莫若割猺獞地分隷之旁近土官得古以夷治夷之策可使猺獞皆爲狼兵矣或慮土官地大則益難制土官富貴已極自以如天之福勢

不敢有他望又耽戀巢穴非能為變即使為變及其萌芽圖之易也且夫土官之能用其衆者倚國家之力也不然肘腋姻黨皆就敵矣國家之力足以制土官土官之力足以制猺獞臂指之勢成則兩廣永無盜賊其論甚偉然世莫之能用也公善揣事情練於當世大計然世獨以能將知公公為將其竒策逺算世亦不盡知然世獨以膽勇敢戰知公耳初田猛既誅督府議設流官公曰必且挾思恩為變矣十八年立堡弩灘以控峽賊

公曰賊據其險我乘其衝此與投肉虎口何異後皆如所料公既連為賊所中每陰雨輒痛自為參將數以病告製道冠山人服治生墓而時往游焉自江淮徙廣右也以書來請余記余復于公曰古之為將者據鞍矍鑠至老不敢言疲若乃自為塋窀卧而飲酒此山澤自放者之所為也二者甚不兩得而公乃欲兼之耶雖然公之志則遠矣公為人精悍其臨敵目光逆射兩顴赬色挺刀一呼人馬辟易其平居嬉怡詭笑濊獲輿庖無不

歡然處族人雖讐至相賊殺不記更厚施之與人交重然諾腸胃如直繩一視可盡至於臨敵應機腹裏谿谷飛箝網絡神鬼不能測或誚公譎公曰吾譎賊耳非譎人也知公者以為然配帥夫人子三長學有父風其次覺次釁俱業儒所治生墓在貴縣城北其地曰廖家井南望淥里北睇龍山左黔右鬱兩江縈紆皆公曩所揮戈斬級處異日有過公墓者得毋慨然而思乎且夫古者人君尊寵立功之臣則或為之象祁連山象鐵山於

其墓以旌其烈於不朽公平諸猺靖廣右猺中多大山則宜何象然天子方且鞭撻四海以大事推轂公公所建立計不止西南一陲也其所象益未定云

指揮僉事湯雪江墓碑銘

雪江公既葬之八年有子慶總兵江淮以平海寇功陞都督府署都督同知乃追念先烈將樹碑於公之墓而請文於余余觀古者人臣有崇勲殊閥則上之人為之賛述其祖先功德而錫之廟器以彰其世美若古江漢

之詩而子孫樹有勲閥則亦歸美于其先而為之銘于彛器以著于世若古鐘鼎敦匜之銘而詩與銘又必託之一時文人史氏若吉甫諸人故其文辭與功烈相炳耀不朽令都督所樹立既無愧古者經營江漢之績其樹碑勒銘亦正與古鐘鼎之誼相應而余雖嘗職太史然才下不逮古之能為詩與銘者遠甚其何以彰雪江公之美而稱都督顯揚之至意於是強為之序而銘之序曰雪江公諱寶字天貴姓湯氏其先有諱忠者為東

甌襄武王諱和之弟襄武以故人從高皇帝起滁陽下
江東舉甌閩蜀北定中原為佐命首功忠以諸弟給事
幕下摧鋒陷堅與有勞績累官至錦衣衛指揮僉事改
榆林衛再改邳州衛忠生敏敏生鏞鏞生琥皆世其官
琥生公自忠至公凡五世公貌魁岸雅好文藝習騎射
既授任恭謹自將嘗督餉運廉平敏事漕運都御史總
兵官交薦之選掌軍政正德間流賊為患淮以北諸郡
騷動公始屯兵於外以保兩河既賊大舉來寇公乃移

兵入城與知州僇力繕守未幾賊徑由城北渡河去尋有騎至城下呼曰我從虜其也顧乞降公因詰之曰賊何為去曰昨賊首劉六令諸營曰邳無輕犯邳帥謀勇紀律整嚴其下必有敢死用命者遂宵遁公辛苦四載卒完孤城以抗劇賊邳人至今頌之撫按連疏其功能將擬擢用甫四十公即引退曰人生貴適志何自苦為也扁其軒曰白醉亭曰習靜以見志公慷慨好賑人之急有同官移用庫銀數百兩時宦璫法酷度不能還欲

自斃公為賫庠完之劉馬莊賊起公與千戶張虎分兵出捕忽報賊至馬頭為虎信地公即脫所披甲與之比虎與賊戰數被箭賴甲厚以免嘗以事之江東聞史癡者能詩畫善詼諧夜造其門時盛暑癡散髮披襟而出握手懽甚紿之舟中載至邳數月而返公本將家子當其擐甲躍馬鬚髯奮張可謂雄勇其興致所至乃絕與騷人逸士號為清狂者相類若此公卒云云始都督為儀真守備時數以身搏賊軍中服其膽勇余亦素知其

為人巳亥歲余赴京師過邳都督飲余沂水之曲酒酣余戲之曰將軍得無有生之心乎都督慷慨奮言曰幸蒙國恩更得待罪行間敢不盡死予益壯之及海上捷至以為不負其志也湯氏本鳳陽人遠祖皆塟鳳陽自忠以下乃塟邳之半戈山公從塟其兆先是天子續東甌之後封靈壁侯而都督又適有成功嗚呼其襄武之遺烈也哉銘曰桓桓東甌開國於信帶礪是崇有弟曰忠亦爵於武是為小宗螽孫大蕃五世五傳以及於公

保障於邳有寇草竊旣乘其墉渠帥愕眙曰有人焉竟不敢攻四十而退逍遥文墨牖下以終繄公有子旣生代公而才且雄分閫於真遂移金山賊無堅鋒時維嘉靖十有九年寇亂海東妖氛狼藉海上諸城晝閉不通帝命都督爾習于海爾維總戎樓船一麾鯨鯢遂殲都督之功人亦有言公侯數世必復其終在昔東甌縛彼方氏亦於海中於維都督樹績於海東甌是同稽古有銘勒此豐碑告成於宗太史作辭以配江漢昭示無窮

儀賓李公墓誌銘

儀賓江陵李公卒於嘉靖甲午九月某日年七十有七先是公之配隆中縣主薨賜塋於江陵城東東湖之原垂三十有八年而公卒遂以卒之明年乙未月日合葬焉自公卒至葬天子賜祭二壇於是公之子中孚等圖所以昭寵命謂銘不可非其人既葬久之乃以屬其友唐順之追為之銘順之謹按公諱麟字應禎號西𢾅曾祖璋祖灝皆不仕至公父愷始以鄉貢士知永新有惠

政遷吉安府同知公生而岐嶷既長頎而髯讀書善悟解洞於聲律尤工字書得子昂體當是時遼沅陵昭安王以高皇帝之曾孫遼簡王孫封沅陵屬近而勢尊其女欲得佳壻壻之及見公喜曰吾壻如李生可矣其女者所謂隆中縣主也以是奏授公亞中大夫為儀賓歲禄四百石公本儒家子既為王族館甥又清以閒而公性故坦率一切不營營於㢆至於聲色狗馬馳騁凡諸紈綺貴戚素態又公所不好既清且閒而又無外累與

他好是以能游心於載籍或登高賦詩把筆肆書弈棋飲酒清談酣笑睥睨宇宙逍遥人世之外以極騷人逸士之樂而翺翔於諸王孫與鄉里耆舊之間以此適其志而終乎其身蓋自諸史百家星官堪輿道書釋經下至稗官小説皆能陟其津涯而發之詩歌清遠颯爽類其為人有集若干卷嗚呼公在貴戚中其所謂翩翩者歟公淡泊於財且素長者不猜逆人人或持券貸之不問其能償與否輒與卒多為所負不計也有持券來者

又輒與如初故多貲以是後乃落莫矣亦無介於心顧謂諸子曰汝兄弟不自樹立多金何益後諸子皆力學為儒者而長子中孚以進士今為府同知中孚前時推官鎮江公來鎮江視中孚所為皆當公意飄然遂歸中孚為推官用廉能徵以例出為令官其所樹立未艾也人謂公固宜有後云三子中孚其長也次中立次中行皆為邑庠生女六人皆嫁為士人妻初隆中縣主惟一女而三子五女皆出繼室謝孺人而孺人亦卒於公卒

之後三年始公在孕時母史夢有麟袍乘白馬造門者吉安公奇之遂以應禎名公而字之夢麟後值沅陵王不喜二名則請易置公之名字而去其字之上字以為名令名與字是也始者夢耳然公果麟袍白馬為貴人者五十餘年噫亦異矣銘曰在漢尚主列侯之尊爰及後世多取清門雖僦貌選亦以材授磊磊李公少敏而秀遂以韋帶作合椒房帷帝展親用錫金章雖則金章而不官守奕棋賦詩此外何有後有令子官於潤州公來

自西順江而流潤人迎公再拜稽首曰此鉅人吾侯之父昔公在孕吉夢是逢究公所歷正如夢中讖云儒者未嘗語怪視履考祥太史銘在

封知府朱公墓誌銘

公姓朱氏諱某字某吳縣人也父東耕君謚以隱德為里中所推至公讀書為儒在縣學若干年以貢入太學在太學一年謝去歸老於家明年子鴻漸第進士歷官兵部武選主事于是天子封公武選主事後鴻漸為武

選郎中已而鴻漸守瑞州調守廣信又自廣信調守梧州而公復封鴻漸未去梧而公卒于家其年月日也公自少苦志讀書嘗寓蘇城北寶幢寺寺傍空室一區寺僧以寄棺櫬其中歲久積疊墻壁間鬼氣觸人户無履跡公喜曰此真吾讀書處矣因獨携一童子往讀書其中每夜中或晝風雨輒有聲隂隂若嘯若泣一童子者數以為鬼也竟驚病死而公讀書其中如故公既以老儒生精於治經又性喜為詩所著有草堂集凡十卷蘇

人故多以詩名家而近時則廸功郎徐君昌穀最著昌穀嘗數過公論詩公曰詩貴成家格卑弱固不可若規規摹擬前人逼真亦詞家大忌也且夫古之為詩者以寓性情也得之於體裁而失之於性情亦安用詩昌穀深服其言故公之詩雖醞藉古人而要於自寫己意略如所以對昌穀語然昌穀之詩則自海內藝文之士莫不喜道之而公之詩雖以吳之人士雅好為詩者亦多不能舉其詞豈公善韜蓄以為既隱矣不欲以言自文

耶抑古所謂山澤之士必有待而後能施乎世耶彼其所謂有待者不獨操柄也雖文詞技藝若可以自振於世者固亦不能無待也耶公既以讀書至老無所遇而發之於其子副使君副使彊直有節槩不善與時上下其為宦也亦往往多梗自為郎積若干年而始出守為守歷三郡積若干年其最後徙梧梧瘴癘窮徼地也副使君訢訢然曰吾所聞於家大人者如是吾何憾公亦訢訢然曰吾兒如是吾何憾公卒之三年某月日副使

君始得地於陽山白墡塢之北麓乃克葬公先葬之日副使君具公行事為狀來請銘余雅善副使君其語當不誣為之敘而銘之公娶李氏繼娶鄒氏子五人其長副使君鴻漸也次鶴鳴虎文雉膏馬良孫男九人承家承烈承宣承武承文餘未名曾孫男四人享年七十有九銘曰學古為儒委蛇步趨挹其容者以為此山澤之癯貤封自天有子則然署其墓者以為此梧州之阡

封知縣張翁墓誌銘

翁姓張氏諱獻可字廷諫號東涯世為無錫人給事中選之父也翁少頴敏嘗有志讀書矣以貧故資生事為急也故不得久從事於庠塾絃誦之業以貧故資生事以多途也故嘗博通於醫卜星歴堪輿佛老諸家之說然非其好也日奔走生事已至夜歸必篝燈讀經史不廢已而更發憤習舉子業則年已過矣家又無錢可行束修然經生碩儒以其志懇而禮謙也咸樂為講解翁自以其年過而學也則益勤苦習師說已而援筆為文

輒數百言未嘗起草而會於經旨可以自奮矣然竟以年限不得游庠校而邑中右族則爭迎致以為塾師翁既每自惜其志之不就及子選為童子時而家故貧也則羣之於諸弟子中而身自教之翁教子弟嚴而有法温温誨誘不專訶朴故諸子弟視翁以為其父兄其教選也嚴於其所以教諸子弟者不廢訶朴故選視翁以為其嚴師選既冠翁猶為之改所業課而選畏翁一如童時為塾師三十年諸弟子彬彬多成材者選以進士

起家為邑令能愛其民為給事中有直節葢翁之所以成就之者為深選令蕭山時翁嘗一往知民之安其令而令衙清冷如家故時則大喜居三日即歸曰吾非就養也選以言事杖闕下罷歸翁迎喜謂之曰顧吾與若母兩人老耳死諫是爾職不死是聖天子恩厚無量也翁以子官封蕭山縣知縣始翁涉艱苦其後子貴身為封官有輿廝可以代步而翁踽踽行步里巷中如故時翁居常遇人欣欣煦濡謙下後為封官年且高邑中推

為耄耆而翁益欣欣煦濡謙下未嘗有自驕色於弟姪睦於夫婦無忤言待童僕如子女性慈惻既老則謂子選施無棺者棺畫圈於紙為圈者三千每施棺一則登其日月於圈者亦一期盡始圈之數而續圈焉傭丐者掩道旁露尸掩一尸與錢若干丐者每得露尸則喜以為貨也亟奔走告翁自是邑中幾無露尸者計所棺與所掩及翁之身已數千人而翁且謂子選汝終身行之勿計數也煮藥膏以施瘡瘍者寒凍則為粥以食餓者

曰掩死人又何如活生人嗚呼可謂厚矣云云銘曰少也食貧背不謀身既稍自餘乃謀及人及人謂何所重者喪誰骼誰胔羸死不藏我瘞我掩我槥我棺水免鼈魚野避烏鳶古維有位方春掩骼翁隱人也而專是澤銘以頌翁義風可作

鈍齋吳翁墓碣銘

嘉靖甲辰吳翁有子情舉進士第三授官編修翰林其明年閏正月十有九日翁病疽卒年六十有二情解官

奔歸將以明年丙午月日葬翁青龍之原合於妻徐孺人之兆禮也先葬情既以墓中之銘請於尚書孫毅齋公而復介其姻給事中張君屬余書其墓道之碣情因涕泣謂余曰情少為郡諸生而大父始喪是時先君與諸兄弟分產而獨持門戶益落莫不自支惟時時撫情慟哭曰汝祖固日夜望汝汝奈何辛卯歲情中試南畿還先君望見情泣曰汝祖固日夜望汝乃今不及見汝之有立也未幾吾母疾作明年正月卒先君泣曰汝母

與吾共甘苦三十年且余教汝嚴父也汝母悉吾意時時課汝讀書其嚴乃更過我今汝始漸進取而汝母不待也情三試禮部不第先君每慰藉之癸卯冬且就試先君語曰汝不須念我我近不到城市者十三四年朝夕惟唐詩數過杯酒五六行更無他望惟望汝勉強無愧古人耳甲辰情舉進士及第先君又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每語輒泣下時寓書於情輒舉會試時所命題先事後食為戒葢欵欵望情以不愧先資之言也

明年而先君遂卒矣嗟乎自吾舉于鄉先君方痛吾祖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母也吾始及第先君方痛吾祖與吾母之不及見也孰意未幾而遽痛吾先君也情至孤孽不幸人也又曰先君終始布衣無他大行可紀獨念先君性剛直耻為譎祕婞婀之態其遇事雖不關已利害亦公言激發無所避故嫉之者或乘其蹈也相與搆而侮之先君挺挺自若也久之搆者亦知先君之無城府也相與愧而服焉先君自若也先君且

死戒毋得厚葬而獨因舅氏語情願得當世名人一言於墓吾即瞑矣嗟乎情不及禄養吾先君而又墜其將絶之命是重情之不幸而不瞑我先君也惟君其有意哀憐之始余未獲識翁而交於情也久自壬午歲與情同時入為郡諸生則已奇情之為人嘗竊嘆中世俗益薄士人稍得志輒恣已矜物甚者怙侈饕餮其廉恥往往出市道人下情自中第後益務謹飭遠聲利侃然有志槩間嘗過余操十斛舟從羸僮一兩人徐與之言而

深察其意氣益絶與同為諸生時無異余益奇情知其志所向與其後來所樹立未可涯也是足以徵翁之教矣且夫以情之祖與母不及見其孫與子之舉於鄉與登第之為可哀也翁及見之矣乃又不及少見其後來所樹立其亦可哀也余哀之而許之銘翁諱云云銘曰維天之道猶弓斯張高者下之抑者乃揚維翁之晦其後之昌其昌謂何冠此多士冠此多士不獨其藝砥礪廉隅曰維先志以邁厥跡以顯厥世沿流泝源以為翁

誄

茅處士妻李孺人合葬墓誌銘

茅處士者進士坤之父也坤為青陽知縣數月有聲而奔處士之喪以歸歸而又喪其母李李之喪距處士喪僅三十五日而處士喪之日則嘉靖庚子八月二十二日也其三年癸卯四月十二日乃合葬於唐家村之原唐家村故處士所游息處湖俗以桑為業而處士治生喜種桑則種桑萬餘唐家村上居常自言吾死第葬我

於唐家村且死者有知吾得覩諸兒荷鋤擕筐往來吾墓上何不樂之有哉處士死坤徧求地於湖之諸山不得及得卜之處士不吉後乃卜之唐家村遂吉坤曰此先君子意也於是葬之唐家村之原先是庚寅之歲處士嘗病幾死會有相者過處士曰翁相未死勿憂也已而私謂坤曰翁其死於鼠之歲乎後十年坤舉進士例得請歸省而歲在鼠坤家居頃之乃就選然心獨念相者言欲去處士則不忍欲留又難於為言而處士在布

衣中雅喜為詩又躭好山水嘗欲邀諸詩客相與入天台鴈宕訪赤城佳處以為快於是坤即婉謂處士曰大人不記天台鴈宕之游乎兒一旦綰印綬作吏縱欲歸必不可得何不令兒以此閒時奉大人往游其間坤意始欲以是緩行耳于是處士揣知其意罵曰吾日夜固望女立功名幸始入仕奈何以吾故趦趄且吾欲往游即自往耳固不令女廢公家事從我坤不得已乃就選居青陽數月而處士死如相者言處士且死猶張目咄

嗟以竟不得往游天台鴈宕自恨而坤亦自以不能堅
持初說濡忍數月奉處士終言之輒嗚噎不自得至是
且葬坤以其友人董吉士份所為狀來請銘按狀處士
諱遷字于善號南溪以其居歸安之華溪也處士為人
豐頰而髯魁岸自豪意氣軒軒若不可羈然槩其平生
亦少所出入於繩約其面折人過若硜硜不少讓然善
忍或睚眦之不為報也人亦竟無睚眦之者其少治生
不業儒然喜談詩翩然有逸士之風其治生操縱出入

心算盈縮無所爽然未嘗以錐毛悋惜為事而割田以衣食其族之人為屋以歸其族人之流而徙者坤之舉進士也處士為之破券若干金妻李孺人有婦行處士魁岸意氣而孺人佐以和柔静黙尤善處嫡妾間掩瑕絶嫌人未嘗少見其隙初處士同邑施翁隱居行義崔太史子鍾銘其墓曰古之鄉先生也處士每過翁墓輒慷慨低回久之嘆曰人生何必赫赫吾他日竊從遊於地下第為里隱君子不負此生矣間嘗語坤曰即吾死

誰當銘我者坤跪而請曰唐司諫乎處士喜曰可矣故其卒也坤為之來請銘嗚呼處士其有意於身後之名也乎雖然此亦足以觀處士矣處士云云卒年五十有三孺人長處士兩歲而同時以卒茅氏故居邑之埭谿宋元間以治筏為業東往市海上經華溪飯而沉其碗以為祥曰天使我飯於此乎遂捨筏而家華溪八傳至處士家益饒子坤始以文儒進云銘曰唐村之原有欝維桑兮生也游於斯死以為藏兮赤城之墟仙人所嬉

兮生也不得游於斯死而魂氣之兮

殷秋野翁墓誌銘

殷生邦靖從余游嘗與余言其大父秋野翁之行甚具余時獨心善翁未幾翁子文輝以吾友施子羽所為狀來請銘狀中事多與邦靖所說參合余往無錫問其邑之士大夫與其街衢巷陌之人皆曰翁長者也余益知邦靖所說與狀皆不虛余覽史傳所紀長者大抵多說情以鈞奇至償金不復辨認牛不復問諸如此類史家

以為奇而列之長者然余以謂長者正不必然如秋野翁在族戚能無尤惡於族戚已矣在鄉曲能無尤惡於鄉曲已矣未嘗有意鶩奇節為名高然其處心行已亦往往多出於過厚一士人子負翁錢不能還自請以女婢翁翁不忍竟還其劵嘗亡金篋中踰年盜不得已而邏者踪跡盜盜乃故翁所舍客客因而見翁翁駭愕若固盜耶且金安所用客跪吐實曰余之妻公之金也請得賣妻以償公幸不獄死足矣翁惻然更乃出錢以與

邏者求䏯容而私語容曰女吾容也雖以此十數金贈女不為過柰何以瑣瑣故絶汝夫婦之歡吾䏯女女可自投拭容叩頭涕泣謝去容本善星術故翁嘗容之後客竟為善士而以星故走江湖間數過無錫具土物候翁款曲久之乃去翁所居並醫局嘗有海寇邑吏鳩工即局中髙敞地繕軍器為備衆久役疫作人相枕翁乃日擣椒蒜和酒以徧飲不病者而大鑊煮藥以徧飲病者又日令不病者一人給事病者五人時其藥物而掖

撿之已而不病者得不染其病者往往得活相與詣翁羅拜手加額為謝後數年有人與翁相讐翁子應試南京過毘陵驛讐者狙人驛旁伺翁子欲毆之沮其行翁子大窘忽有驛卒數人躍而前助翁子與之力鬬翁子由是免於難既免而詢諸躍鬬者乃故嘗役醫局中翁所活者於是翁子欲厚報之其人謝固不肯受競還家持果與雞饋翁子然後去此數事皆世所謂過厚然翁處心本如是未嘗矯而行之翁父病痰閉不可飲食屈

仲翁夜禮北斗以禱已而夢一黃衣力士以刀剌其頸疑不祥甚明日驀有軍人黃姓者造門自言能醫此疾翁異之果以針剌喉中出穢痰而愈如所夢者然翁未嘗言於人人亦莫之稱也翁諱俊字時選殷氏自布政公以才見竒文皇帝而其後遂為文獻之族至翁以隱行著而翁之叔季子姓多為儒者翁始以輸粟授冠帶非其好也因自號秋野以寓其蕭散淡泊之志云布政公生璉璉生廣成廣成生翁殷氏之先自毘陵徙家無

錫之嚴埭又自嚴埭徙家邑中其家邑中也自布政公始翁配王孺人有賢行先翁二十五年卒邵文莊為誌其墓子一人文輝云云翁年九十歳乃卒嘗以耆老請為鄉飲賓者凡三十年應詔與賜老人粟帛者凡六墓在崢㟠山葬以嘉靖年月日其卒也先葬之一年八月十六日銘曰漢世論人必先長者寥寥誰哉嗚呼秋野

蕭孺人墓誌銘

嘉靖已亥冬南京浙江道御史臣正色奏言扈從章聖

梓宫諸貴人不法事諸貴人奏列御史罪狀自辨天子逮御史於獄竟寛之使戍邉下兵部臣定戍所遣去而兵部臣故御史嘗所劾者於是御史戍遼之瀋陽御史家故在無錫其明年妻蕭孺人卒於家御史為人慷慨有氣自始為御史數獨自閉門草疏不令孺人知孺人時時從隙窺見之自念不能沮又不能忍則欵欵為好語解之且曰毋騷瑣生事為也已而御史得罪御史既上疏則衣囚服而襲㐫服以聽臺事後逮者至御史自

臺因服出不過家徑去孺人攜諸子倉皇南歸且憂不測遂病聞戍逸報稍解矣久之竟以憂病死辛丑六月十日也年三十有九孺人父蕭愷母錢氏御史黄姓士尚其字孺人性謹厚其歸於黄也事後姑左右朝夕十餘年竟後姑死未嘗有一違言愷有女弟老而寡且窶孺人迎以歸與共哺糜廿餘年竟孺人死未嘗有一厭心人以為難初士尚為仁和南海兩縣知縣孺人從士尚果決負才氣見事立斷無所避其於權勢人鯁鯁欲

繩以法而孺人濟以和柔溫慎其所匡助為多士尚廉則孺人以儉約自律也在官中躬絲枲織布如村居子四人學詩邑庠生娶其女學禮聘其女學海聘張君舜舉女舜舉名選故給事中以言事罷為民與士尚同年其意氣同也於是乎姻孺人葬以卒之歲十月某日墓在某所將葬士尚自瀋陽以狀來請銘余觀漢史所載王仲卿戇而狂好數言事其妻每抑止之仲卿曰此非兒女子所知後仲卿竟殞妻子亦徙合浦余讀而悲之

以為臣之娓娓於其國妻之娓娓於其夫皆期於自盡而已其事則若相睽然臣之於國恥其不言妻之於夫恐其有言嗚呼臣之難自古紀之矣今士尚幸遇天子至仁聖有仲卿之狂戇而免于仲卿之戮是孺人所遭以過仲卿妻遠甚然史又載仲卿妻徙合浦後赦歸更以采珠為富人家今天子至仁聖且將脫士尚于伍籍而還之以與孺人相朝夕也有日矣孺人乃不幸死不得如仲卿之妻特蒙後凋之福吁其命也夫余哀而為之

詞孺人以御史故得封御史在戍矣稱孺人者罪不及孥也詞曰謂媛之生兮處深閨兮心奚所思遼水之涯兮謂媛之死兮閟幽室兮魂奚所遊遼水之側兮

盛孺人墓誌銘

盛孺人蘇之太倉人盛君諱某之女居庸山人顧君存仁之妻嘉靖丙申山人為給事中上疏答於闕下謫為民保安州居居庸孺人從之居庸踰五年而歸歸至家幾月而卒辛丑某月某日也年三十有九初孺人既字

於顧而遭母喪于是童而婦于顧為童婦三年而室於
山人孺人旣以童而婦婉婉自屬於其姑錢儒人姑亦
極意拊育之如其女孺人居常謂山人曰姑吾母也即
姑百歲後願加服喪三年以報姑姑性好潔而嚴孺人
所為縫紉漿酒糍餈滫瀡之具必以潔恐一不當姑意
且得罪姑或不懌必跪而請罪不敢起及從山人於京
師遇美飲食必思而泣居居庸時時與山人焚香南向
拜且祝幸早見姑已而聞姑病日夜泣遂辭山人歸歸

而道病既至家强力羞藥物食飲於姑病且革愁而呼姑姑至與訣遂瞑數月而姑亦死孺人自少讀小學孝經書頗解意旨故平生喜書然獨不喜佛書中饋有閒則取小學日記故事稗官小說家誦說之每至古人壯節偉行則擊手詫嘆以為烈士當如是若自恨其不得為而陰以從史山人然者其始娠山人且游學慨然與之別曰君行矣謹毋以室家為意别三日而産子山人且上疏與孺人對坐土榻上夜草疏忽若有鬼物嘯戶

外孺人已心訝其不祥然竟不一語勸止及受笞以死報者三心苦之然不為動或怵曰事叵測柰何可蚤自脫不爾且及亦竟不為動山人舁居庸而孺人尚居京師時寒凍雖諸僮皆苦楚窮徼莫肯往孺人獨以一女子提衣粮觸風雪為諸僮先崎嶇走塞上就山人會山人病療劇左右護持百方久之山人以不死其居居庸也雖以不得事姑為慼然未嘗有一日羈愁不可忍之色故山人亦安之既死且葬山人為之狀其行來請銘

嗚呼士鮮慷慨之節久矣豈其素所自樹立者盡然或者鉤牽兒女子語故噎噎不能自割然則如孺人其可多得也于是許之銘子三人可立太學生次可大早卒次可興女一許聘陸某故冢宰公孫墓在太倉新安鄉祔錢孺人之兆其葬日為卒之又明年癸卯某月某日始山人為給事幾月而孺人封以恩也銘曰北瞻居庸崇山崔崔匪夫之故胡為乎來南望吳門既阻既遠匪姑之故胡為乎返閶闔而來閶闔而返今其休矣即安

於坎

楊孺人旌節碑銘

嘉靖十有三年知常州府臣櫍奏臣屬邑無錫無錫諸生棟等若干人父老廉等若干人詣臣言楊氏婦守節事甚具臣聞守令以興教化美風俗為職也臣謹以楊氏婦守節事上聞者婦故邑人俞暉之妻邑人楊復之女自少從父叔識字通書史大指歸暉六年而暉卒婦痛盡幾死及葬俞氏墓故在惠山會風雨不能舟婦匍

匐即路以身翼棺哭且走躑躅泥石間觀者皆欷歔有泣者凡十許里乃抵墓所以克葬事自暉死時婦始二十有八歲二子長者始五歲舅姑且老矣而暉故儒家無宿貲可藉于是姻黨憐之欲奪其志而前時暉且死猶强起書雪操氷心四字與婦訣婦粘之寢壁坐卧瞻焉至是指而謂其二子曰而父知余心矣余即死敢二乎則又指二子而謂其人曰余所以忍死者為此而已不然余何愛焉姻黨諒其志遂絶口不復言也居常内

外女嫺宴好絶不往來曰我孀也宜然至老猶然姑嘗末疾踰屢歲湯藥禱祈拭掃溫扇至於類盥櫛沐扶抱吮摩抑搔便液之事必自親之一不以屬僕人二子稍長親授句讀後雖已就師每夜歸必篝燈火與相對以助其勤時時稱說暉之音容嗜好及其蹈履與其所志焉而不遂以待其後者幾以勗二子且使識勿忘也今二子皆强學有立其一為鄉試舉人曰憲其一為諸生曰寀者也臣謹按楊氏婦有不二之貞有撫孤之義宜

旌婦今年及五十歲矣於旌格應臣櫝昧死奏制曰下禮部禮部臣請命廵按御史核實御史臣蕙奏臣櫝言不妄禮部臣覆奏制報曰如令于是禮部下常州府給錢立綽楔遂如令後四年而憲舉進士孺人從憲於京師病卒反柩於無錫將葬憲詣余請曰子其為憲母書墓隧之碑匪敢曰以嘉惠憲母其以對天子之寵命而章守臣之不蔽善也不亦可乎余既以許憲因自念嘗讀漢史黄霸傳霸為相課郡國計吏以郡國有孝子弟

弟貞婦順孫者為一輩先上殿而張敞非之以謂此無益於廉貪貞忒之行而適足以導偽長謾覇敝皆世所指才吏其相反何也夫有善而不見褒賞謂之匿褒賞不當其善謂之誣匿且誣其敝也均今國家表崇節義之意至慎重也而草野委巷之間力不能自達則或不列於褒賞其列於褒賞者參輿人之論乃或十一異同焉以古較今不甚遠乃知敞之言於漢要未為過余家武進往來無錫間問其邑人邑人之賢俞毋者相屬也

私論之與公褒可謂參合然則守臣櫝之為此舉也其可以當黄覇之賞而免於張敞之譏矣乎余以是具載其文且為之銘曰於皇有明風軌是敦貞婦弟弟孝子順孫有一於此帝罔不聞大者祠祀小者樹門歲之甲午守臣櫝言楊女俞婦孀三十年維居之艱維節之完維帝曰咨朕其試哉爰命廵吏其核以來御史蕙對守言不妄維帝曰咨朕心所貺乃按甲令乃表厥宅嗚呼豈一人之為來者是式

王母繆孺人墓誌銘

余同年信陽王養之至京師攜其兄所纂次其母繆孺人之行請余銘諸其墓余嘗往來信陽時孺人沒未久鄉人多有能道孺人事者余聞而善之又嘗會養之之兄及姪之為州學弟子者皆秀而有文益徵孺人之能教也遂許之銘而養之又言為其卜墓地時頗有奇怪始得二地堪輿師不能擇疑不决者久之忽一夕孺人夢若有告曰其形者吉蛇形者不吉覺而語諸子諸子

駭之問堪輿師堪輿師初亦不知其為某形某形也復至其地熟視之則某地果某形某地果蛇形一如夢中語乃徙其形者竟吉嗚呼聖人不語怪若此者何説耶則傳中所稱牛眠而馬嘶者其皆可信矣乎孺人信陽繆君諱家之女王君諱虎仲威之妻孺人嫁於仲威若干年而仲威先卒是時諸孤六人其幼者四人尚髫齔也孺人恐墜門户督諸子稍長者使服田賈治生産不得游蕩擇其幼而敏者教之讀書而日課其程每漏下

五鼓親叩寢戶使就燈火後諸子皆長大娶婦諸孫且蔪蔪孺人亦老且衰矣猶教之不弛於曩時有不率教者雖斑白必加誚讓或至鞭笞之不貸其嚴如此性素慧好聽古書列傳談說理道者惟恐不得聞至於里巷不雅之語惟恐聞之能薄飲食諸子有進重肉者輒不食至奉賓客未嘗不豐潔勞於治家能拓其業至於周卹貧匱為粥以食饉於歲者雖費無所惜此孺人之行其子所自為叙與余所聞於鄉人者大率近之矣孺人

卒於嘉靖十有一年某月日年八十有七子男六鑑鎮
欽鑰鎬鋭鑰州學生鋭余同年進士也令為武昌令鋭
初調崇明令以海道險不能迎養為憂孺人曰地之夷
險惟君所命汝弟安之況有汝諸兄奉我汝毋以我故
阻抑其志且此未必非福也會無戚容後鋭以能調曲
周又調安邑孺人聞之曰當益慎其官則可亦竟無喜
顔故鋭數為令多以能稱孺人教之也女二人與子某
皆先孺人卒孫男十七人某某皆州學生初余既許之

銘久未有以應也後余家居而鈗為武昌令遣使來速銘乃克為之孺人葬以其年月日合於仲威君之兆故孺人所夢處也銘曰有祟斯墳神所惎也山鬼護門辟魑魅也氣如春温君子愢也生以為婚死不離也蔭彼後昆永無匱也

蔡母鄒孺人墓誌銘

蔡生瀛喪其母鄒孺人將葬請銘于余因泣而言曰嗟乎吾母之生也備嘗艱苦而不獲享一日之逸吾母之

殯且葬也僅于歛形無以厚其終而恔于心此昔人之所為痛心而自傷其貧者也瀛也奈何旣而曰吾母雖欝于生前庶幾可彰于身後雖葬不能備禮庶幾可藉此一片石而貽吾母以不朽也惟先生幸哀憐之初生嘗學于予予固喜生之貧而有志也于是許生為銘其母取生所為狀而叙之云鄒孺人者無錫鄒君廷章之女蔡君元際之妻邑庠生瀛之母蔡君雖大族然貲故貧君又倜儻不事畜藏囊篋屢空然而左綴右緝如補

敝衣僅而獲完者以孺人爲之經營黽勉于其內也生瀛學古爲儒不以貧故墮壞其業而隕穫其志以孺人爲之母而教督之也孺人父卒母華孺人獨寡居使華孺人無子而有子以孺人爲之女而迎之使就養于蔡也蔡君前所娶華孺人既歿而所遺子女無母而有母者以孺人爲之後母而長養婚嫁之使與已子女同也孺人之爲婦也如夫有幹蠱之勤焉爲女也如子有終養之孝焉爲後母也如母有鳲鳩之均焉而享年止于

四十有七不克與夫子偕老啜菽飲水之奉亦不克食報于其子於戲此瀛之所以重為悲痛而必求余銘者也孺人子女孫云云卒以嘉靖年月日葬以明年月日合于茅塘華孺人之兆禮也銘曰婦德含章弗耀厥美曷銘孺人吾識其子作銘者誰維太史氏銘如可滅石亦可毀

賀氏孫楊二妻墓誌銘代父作

孫孺人者太學生賀君汝勉之妻而楊孺人者汝勉之

繼妻也孫孺人卒于正德庚辰七月四日而楊孺人卒于嘉靖辛卯七月八日至是為嘉靖丁酉十一月二十一日始同葬于先塋之次其地曰官壩而汝勉因以二孺人之銘來請于余余有女嫁于賀而汝勉之女又妻于余甥余女與甥往往能道二孺人之行而況鄉進士姜君為之狀可信也乃不辭而許之孫孺人父承事郎諱堂楊孺人父承仕郎諱昺孫賀皆丹陽鉅族而楊之族亦望于無錫故二孺人相繼歸于賀氏有朱陳之睦

焉而二孺人者又皆柔惠婉娩克嬺厥美葢若生于一家而非二姓之女偶然以聚為一人之婦者初汝勉未有子是時汝勉與孫孺人年尚少可以有待而孺人已為汝勉置側室且日夜兾其有子甚于自兾其有子也及病且死猶惓惓以賀氏無子為意而屬其妾曰汝無子吾不瞑矣又屬其女曰妾幸有子汝同胞也汝善視之其望深而慮遠如平常時而不自知其身之悲也孫孺人既沒而側室果有子其後楊孺人自有子與女矣楊

孺人撫側室之子如孫孺人之志而均之于已子不曰吾子嫡也楊孺人嫁孫所遺二女悉其裝以遣之不曰留以嫁吾女也此凡婦人之所難而二孺人能之其操行大略相同而孫既無子楊有子矣又夭孫年止三十有七楊年止二十有七又皆不幸早世嗚呼此汝勉之所以悲慟而必求予銘之使二孺人有傳也雖然顧予不文其能使孺人有傳耶汝勉子二人楊孺人生一子九歲而夭其一曰其聘何氏側室劉出也為楊孺人所

撫者而其母故孫孺人所置也女三其二嫁楊銑周書皆孫出而銑者余甥也其一尚幼楊出也為之銘曰其生也不相識而死其同宅以寧厥魄其死也不偕行而葬其同銘以垂厥聲

楊母唐孺人墓誌銘

唐孺人者余大父給事中魯可公之女余父永州知府有懷翁之姊余順之之姑知冠縣晉齋公諱溢之婦太學生東墅君諱墉之妻給事公與知縣公同年也故孺

人以字於楊孺人性孝而惠少從給事公於官給事公
卒孺人從其母周孺人與弟有懷翁扶櫬歸毀而嘔血
幾不可藥積數年乃止及歸東墅而東墅嫡母金與生
母潘孺人事之兩得其心中歲姑金與東墅君相繼卒
孺人煢煢遭兩喪哀慟積瘁而痼晚年又遭叔父喪慟
而又病病少間瘁又作遂不起嘉靖壬寅八月初四日
也年六十有三自孺人始嫁時楊氏門戶方盛舅姑皆
無恙家事一不以關孺人而衣食餽給周孺人又甚愛

其女欲數見之孺人不數月輒一來每來必月留乃去既去則我饋遺問訊之使日不絶於路孺人亦數相報以為常當是時孺人不知為婦之勞而晏然有為女之樂後周孺人既沒舅知縣公亦物故東墅與其兄析産東墅又少讀書不善治生則家日落于曩時孺人上奉寡姑下鳌家務井臼蚕績必自操之而亦不能如曩之饒給也後東墅又死其子又析産為四則家又益落自周孺人之沒而孺人獨與其弟婦相際則歲乃一來其

後又獨與其諸姪婦相際也或四三歲乃一來其饋遺
問訊之使其數與踈亦率如其來之數孺人往來母家
既稀淵諸子又各自謀生或攜妻子往田廬治田或往
贅于婦家孺人更悄然寡居而黽勉有無至老且病或
不自休也葢孺人所歷于夫家與母家凡三世而三變
嗚呼此可以知人世之感矣有懷翁與孺人最友愛孺
人病且死而有懷翁適官永州以是病不及候其藥沒
不及憑其尸病則姪順之往候其藥沒則姪正之往憑

其尸而以訃于永州初孺人送弟往永州泣之甚曰吾其不及見吾弟乎至是竟死且死謂諸子曰汝諸兄弟幸輯睦吾不恨矣嗚呼諸子其終奉孺人之教以周旋乎諸子勉之諸子者銑鑾鐈鉷也鑾太學生鐈鉷郡諸生賀氏周氏鄒氏沈氏其婦也鄒婦先孺人七月而卒遂與孺人同時以葬鄒於諸婦中最孝故其卒也孺人哭之極哀遂以病女一嫁郡諸生蔣瑫孫男五葬以十二月十五日墓在袁塘之原合于東墅君之兆將葬墳

瑫既為之狀而順之乃銘曰夫窀其中旁有令婦孺人歸此其永不朽

吳母唐孺人墓誌銘

吾唐氏之先以詩書長厚創其家子孫相與守之其女子亦往往有化於其風者若孺人其一人也性喜書自孝經女傳諸所常誦之外至於醫藥卜筮種樹之書頗不如專門家耳然未嘗不通其旨其試之亦數數有效往來姻戚所或見有異書及諸稗官小說輒攜取以歸

旬日而還之則既誦習之矣既老尤喜佛與道兩家言日蔬素食焚香宴坐或夜中起坐若有意乎齋心修觀之為者嗚呼使孺人不為女子其可以語於儒者性情之旨矣乎不然亦當為博涉多藝能人無疑也其提身不為矯飾然子女瞀御日在側未嘗見其袒衣與其見齒之笑其治家耕織累積絲粟然施藥與棺饘粥餓者至不以脫簪賣衣為解其於族里雖其襛䘙藍縷之微待之未嘗不如富貴人其於姻戚雖其幾世之遠姻戚

時棗栗腶脯之問施之未嘗不如近姻以是族人皆曰孺人有德於我其姻戚皆曰孺人未嘗失禮於我性柔儉慈靜不色笑而其氣温然其於父母舅姑尤篤既嫁至老數十年間每語及父母苦楚輒欷歔泣下舅姑既没數十年間孺人亦已傳家事矣惟四時饋奠必躬滌濯羞𣪘烝以為常孺人之卒也以歳祲避寇城郭痢疾五十日卒嘉靖乙巳七月廿有六日也享年六十九月十日返葬於董墅里合於其夫榆林衛經歷南墩公之

兆禮也南墩諱静夫姓呉氏舅曰七品散官水南翁諱良瑞姑曰張孺人父則余大父給事中贈奉訓大夫魯可公母則余大母贈太宜人周也子一人國平云云孺人同母三人余父永州守有懐翁其一人也姊一人嫁於楊先孺人三年卒姊病時孺人往候姊左右抑搔給事者月餘姊與之金墜胸為訣至是而孺人亦死蓋有懐翁三歳而遭二同母之喪哀之而不忍銘也謂順之曰小子銘之銘曰産於郭歸於鄉終於郭瘞於鄉葢魂

氣何所不之而骨肉茲其永藏

王冢婦唐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唐氏常之武進人户科給事中曾可公之孫永州守有懷翁之女禮部郎中無錫王君九巖之婦編修王懋中立道之妻而余順之之妹也孺人後其兄五歲而生於姊妹行為第三孺人幼穎慧紃組字書不煩於教而若素為之兄每曰惜女不為丈夫子而有懷翁亦為之擇壻後乃得懋中十有七歲而卒二十有六歲以

懋中官編修故封三十有三歲而卒其婦於懋中者十有七年王氏故饒而懋中又少貴也孺人從於宦者十年然所服御一不改其素非賔燕不設兼肉或懋中偶飯於他所孺人輒為蔬具問之曰吾適不喜肉耳惟為懋中肉必手調或一飯數起以為常懋中始未有子而孺人齒僅踰弱也然已數憂之一日自歸寧載一女子俱還顧謂懋中曰君大宗之後也不可以不亟圖此於卜相皆宜子故為君聘之既乃時時為理膏沐笄櫛飾容

止惟恐不當懋中意者嗚呼吾母任宜人有少君裙布之儉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淡泊撙約於既貴之後任宜人有小星逮下之慈是以諸女化之而孺人能委曲置妾於方盛之年葢所濡染者然也孺人事其姑朱安人朱安人煦濡温厚無與比孺人於諸姒中尤曲得其歡是以孺人每自喜以為其在姑之側也如在母之側也其事懋中懋中簡重詳慎内行修飭孺人揣其意所注輒婉為將順若恐傷之然懋中或有微過則終日

不自得其有善未嘗不力從吏其間是以櫬中每自喜以為吾得吾妻也如得吾友也孺人從櫬中而北也則念朱安人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朱安人之側也其辭櫬中於京師而歸事朱安人也則念櫬中數千里外欵欵然如在櫬中之側也既死且憒矣索杯羹嘗之以為甘也目女奴使進櫬中所盎猶如在櫬中之側也嗚呼悲矣孺人卒於嘉靖甲辰五月二十一日初櫬中在京師欲請歸省令孺人先歸時暑月舟人病寒熱相染有

死者孺人以一女子攜數幼兒女與病者同載歷險數千里固已心恐憔悴幸不病抵家未一月病遂作再旬而卒其病亦寒熱也子一人化弘聘太學生安子介女女二人其一人者毋故孺人歸寧時所載與俱還者也嗚呼吾宗自吾曾祖贈給事公而下其男子幸不絕衣冠而女子之貴則自孺人始孺人姊妹凡六人以夫貴者于今兩人其末三十而貴于室也獨孺人為然然卒奪之年以死豈其豐其嗇固皆適然而值之者耶抑亦

數之定而不可益損者耶懋中將以丙午春正月三日葬孺人于前王村之新阡懋中既述孺人之行為狀矣而余為之銘曰史氏之妹史氏之妻史也狀之史也銘之後有考者其將在兹

弟婦王氏墓誌銘

弟婦姓王氏尚書文肅公之曾孫女應天府經歷横山文炳之女余父永州守有懐翁之中婦余弟郡學生正之之妻也年十八而來嫁其生而貴家女也既嫁而驟

見余儒生家所尚一旦解去所御金簪珥悉易以銀而娶其華衣至於中饋女紅率常身先諸僮奴其所解去金簪珥又以之易銀為本而經營什一之息拮据勤生若素處窮約然者其性警慧爽豁故於人情世務不習而曉家人尊卑上下一無不宜其舅稱之曰余中婦最能潔茗精饌以適我意於是賓客茗饌有不盡以分屬之諸婦而多以屬之中婦者其母徐孺人聞之曰是在我側固然固知其能事舅也其姒余妻莊稱之曰吾嬸

最能得我心事於是心腹委曲有不可以諮於其夫而必以諮之姆嬸間者其姊妹聞之曰是在姊妹中固然固知其能睦於其姒也其始歸余弟三歳而兩娠皆半胎而墮即以後嗣為急偶余弟從余自宜興歸入室見一女子訝問之知所置妾也余弟靳靳以年始弱冠為辭不御而遣之後五六年竟無子乃更為置妾至親為之膏髪整容惟恐不當余弟意居常夫婦間相得歡甚也及置妾則每割牀笫之愛若使其妾得以時御焉而

不以已故妨之者其在姊妹五人中最得其母徐孺人
意初横山公卒母以意遺之二百金乃以母當總總時
不忍受其後母病且卒以金簪分與諸女為訣其所分
又獨倍諸女乃復以獨厚為嫌而併辭其所同得者嗚
呼其能置妾於中年無子之日不足為難而能置妾於
少年始婚之時則為難能辭金於母存之日不足為難
而能辭金於終母之身則為難蓋其自少知書稗官小
說終日未嘗去手每覽至古人奇節輒激烈自詫恨其

不為男子余以為正使其為男子必能磊磊植立不娼妬以敗人之國不貨賄以自汙其身可知也與余弟夫婦間相得歡甚而警戒相成之者尤切始余父宦於外余獨與弟居弟或所過動也乃不喜而謂曰子縱不自愛其若汝兄何且又為之隱護不使人知葢恐以是見尤於其兄而或至於相疎也弟有一善可稱也則喜而謂曰非子之能其汝兄薰染使然葢以是深動余弟而欲其與兄相親善也以是余弟能知彊於為善而兄弟

之好益密彌縫從史其閒葢有助焉以彼才且賢宜其多男子享髙壽而竟以無子夭死其死也又以産此則理數之不可知者也自其始連娠而墮則已不專意於自娠矣既置妾固日夜以娠望之妾也及自娠矣衆且以不妬之報庶或在此而竟以是死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其卒以嘉靖丁未六月初五日年二十有九葬以卒之年十二月十三日祔於其姑余母任宜人兆之右方銘曰詩詠螽斯詵詵振振嗟彼淑媛羅此不辰讓娠於

妾不欲自娠幸自有娠卒災其身造物報施孰云可信

惟其美行久而不泯伯氏銘之以垂家人

荆川集卷十